

升旗山下

中篇小说

征雁 著



作者的其他创作

穷途（短篇小说集）

夜渡（独幕剧集）

封锁线（独幕剧集）

後方的诗篇（散文集）

征雁剧作集（独幕剧集）

升旗山下（中篇小说）

中篇小说

升旗山下



征服

泛马出版有限公司

升旗山下 (中篇小说)

作者 狂唐

编辑 冯万福

封面设计 陈福财

校订 陈源松

出版 泛马出版有限公司

Pan-Malayan Publishing Co Sdn Bhd
Wisma Yeoh Tiong Tee
72C, Jalan Sungai Besi 57100 K.L.
Tel 03 92218377 Fax 03 92214333

印刷 Vivar Printing Sdn Bhd

出版日期 2004年4月(重修再版)

国际书号 967-922-113-X

订价 RM12.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序

记一段曾经年青的日子

陈友信

一个忘不了的日子

康洋

醒酒聊天谈创作

叶宁

升旗山下

记者专访

大时代的大义与情爱

——评征雁的《升旗山下》 陈雪风

後记

一

五

九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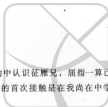
91

99

117

序

记一段曾经年青的日子



陈友信

在社团活动中认识征雁兄，屈指一算已近廿载。其实我与征雁兄的首次接触是在我尚在中学的激情日子。

在FORM1时期，曾观赏师兄学姐们在校中表演舞台剧《青年作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向来爱书如命，一日在旧书摊无意中看到《征雁剧作集》，翻阅之际欣然看到《青年作家》剧本，当时雀跃之情今日记忆犹新。这算是我“邂逅”征雁兄的第一次。

在FORM5时期，身为华文学会主席的我曾想排练征雁兄的另一剧本，并曾亲自登上其家门专程向他请教。我记得当时征雁兄手不离烟耐心与我们这些乳臭未乾的後辈交谈，後因一些事故令排练该剧无疾而终。

，甚为憾事。

时光一恍，当一九八四年我在吧生福建会馆与征雁兄再次重逢，征雁兄已不再执笔写作。直到征雁兄亲笔编写亲身导演的黑色讽刺舞台剧《钟馗夜访》在福建会馆上演，我才深深意味到征雁兄身上依然活跃的艺术细胞及不惧针砭时弊的社会意识。

我们两人对事物观点虽不尽同，但在社会活动中确也常有许多共同话题，颇有和而不同的感受。他曾表示对华团无谓纠纷的不屑，多次谈笑间说我做个学院院长比（青年团）团长师长更有意义。我聆听长辈的肺腑之言，感激他的真诚叮咛。

《升旗山下》是我珍藏征雁兄的著作之一。此书的学潮背景及学生恋情，交织出一部令当时学生活动者印象颇深的本地创作。认识他後曾数次与他聊起此书，他确也透露此书是以自己的经验经艺术加工而成。他对此段人生经验极为珍惜，总说有空时将重作冯妇再次提笔重写一番。当时较为敏感的学潮背景至今已事过境迁，大可写得淋漓尽致，畅所欲言。我说我等着再次环读。

这次收到此书，我确有如重逢故友之喜，迫不及待一口气阅过。书中的主角在热火朝天的学生运动当中，与隔壁的女主角云倩从陌生人至相互关怀，感情上进展到彼此思恋却中间又隔着第三者。当年青年男女的热情，学生活跃份子的情操道德观，理想与感情

的交错煎熬，征雁兄以其亲身经历，应用其生动手笔，给出了一篇以我国五十年代华校学潮为时代背景的动人爱情小说。

我国的文坛正需要更多能以较宏伟的时代背景做为小说背景的作品，无论是《双城记》的法国大革命背景，《战争与和平》的俄国与拿破仑战役背景或齐沃哥医生的《俄国十月》革命背景，这些世界名著都因其小说背景的衬托而凸显出其故事的震撼性及其内涵的不朽可读性。

《升旗山下》此书也从侧面描述了满腔热血的我国五十年代华校生因关心华教前途，争取学生权益，毅然挺身而出的故事。没有强烈政治意识的驱使，有的只是那赤子之心及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风范，这就印证了许多学生领袖往后也成了各政党、社团甚至企业机构的领导人的原因。

征雁兄对其经历过火红的年代中的学生生涯看来至今依然无怨无悔，因为这正佐证他曾经年青过，其年青的日子曾闪亮过——无论在感情上，在生活理念上.....。

(2003年11月)



一个病不了的日子……

一个忘不了的日子：1986年11月23日

两千多名学生在大礼堂集合，向长期迫害华文教育的英殖民主义当局、助纣为虐的校方和董事部，发出积压在心中已久的怒吼！

学潮的导火线是校方和董事部沆瀣一气，私下同英殖民主义当局互相勾结，谋使该校在全马华校中起带头作用，率先接受“名为改制，实为消灭华教”的政府津贴。丑闻外泄后，一场动员全体同学反对“糖衣炮弹”的大风暴，开始秘密酝酿。

当天的学潮，以镇暴队发射催泪弹，学生被迫解

散告终。学校提前放假，旨在方便董教双方会同英殖民地当局私相授受，密谋向学生中的“异议份子”施以秋后算账，妄图“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果如其然，在下一个学年（1957）开学之前，教育部按校方提呈的名单，开除68名学生，更严禁他们转读全国任何其他学校！

如此众多的学生“一次过”被集体判处学业死刑，在我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回。

我“有幸”榜上有名，而名列榜首的，便是原名陈达人的本书作者：征雁。

骎骎过隙，物换星移，快半个世纪，只是弹指一挥间。尽管华教史上的这一页，曾经轰动一时，而且对后来的独中复兴运动，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除了事发时的报章报导之外，在以后的悠悠岁月里，追述当时情景的文字并不多见。《升旗山下》这本爱情小说，正是以当年的学潮作为背景的。书中多处以相当长的篇幅，记述举事前学生暗中铺谋定计的经过，以及当天全校上下午班同学参加罢课的始末。这是我所读过的一篇叙述当年学潮的比较详细的书面记载。

《升旗山下》的初版于1968年杀青，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文字狱的陷阱无处不在，作者的记述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只是点到为止，当中的难言之隐，是可以理解的。纵然如此，字里行间，除了“脚踢

我”的描绘之外，不乏借题发挥的嘲笑和鞭挞。当时，英殖民主义者为了推销所谓的改制，卖官鬻爵，威迫利诱，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的鬼域伎俩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训育主任的“请去喝茶”、校长的“拍拍肩膀”，先是用“免考剑桥预试”的“特别优待”作诱饵，后是以心照不宣的“等着瞧吧”为恐吓。这一幕，是校方两大巨头为了顺利和早日接受改制，对学生软硬兼施的收买手段，在当时都是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但却被作者巧妙地摆在台前，剥露得一丝不挂。

《升旗山下》的主题故事，写的是一个中学男生，和一个“名花有主”的女中学生之间的“苦恋”。尽管是“苦恋”，却写得凄婉动人，美得要命：一对年轻的恋人，从相互关怀、到倾心、到暗恋，再到牵手，一路走去，挡风遮雨，披荆斩棘，确实是五味杂烩，七彩缤纷。然而，情到浓时，爱也苦，不爱也苦。待到女主角“花归原主”后，俯仰之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男主角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恍如隔世。怅然绝望之余，他借酒浇愁，“望楼思人”，往事哪堪回首？如今落得肝肠寸断，黯然神伤，只能故作风流，强装潇洒，对酒吟诗，引名家诗句聊以自慰：“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抖一抖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故事的结局，是如此的“凄凄惨惨戚戚”，很是感人肺腑，让人百感交集、浑身难受。

读罢，身为“旁观者”，我感慨系之，叹一句：“自古多情空遗恨”。

其实，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止是一个动荡的、更是一个喊打喊杀的“战斗年代”，那时期，“左”潮澎湃，文艺创作“重刚轻柔”，自设的无形禁区满坑满谷，比比皆是，读书人要写类似《升旗山下》的柔情小说，还真需要有点勇气。我于这主题故事，着墨较少，反而是对故事的背景，诸多唠叨，并非糊涂得本末倒置，反客为主，而是因为我是学潮的“当事人”，不是旁观者，因此敢于不自菲薄，俨然以一介堂堂的“见证人”自居，快人快语，对那一小段历史的追忆，作出“重点补充”和必要的解析。迟至将近40年后，本书修订再版，我斗胆应允写序，这正是关键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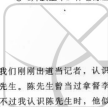
走笔至此，我“端详”再三，但左看右看、上看看下看，怎么也看不出“序”的模样来，这是本文题目何以加个问号的道理。然而，是序耶？非序耶？都不重要，只要说的是真话。

2003年8月

序

喝酒聊天谈创作

写《升旗山下》作者陈征雁



叶宁

80年代，我们刚刚出道当记者，认识了杏坛和文坛长辈陈征雁先生。陈先生曾当过拿督李三春的顾问团成员之一，不过我认识陈先生时，他似乎很少谈政治。他退隐果园种杨桃，谈水果比谈马华多。

陈先生和我们年轻一辈谈得来，因为他为人和蔼可亲，而且有几分“文学气息”。当时我们都不太喜欢太“俗气”的朋友，陈先生涉猎甚广，他是作家，也做过短暂的期刊出版工作，聊起天来，话题源源不绝。

陈先生喜欢喝酒，我们坐在咖啡店喝酒聊天，常常到三更半夜，他的烟瘾很大，每次我们离开咖啡店时，我往脚下一望，全是烟蒂，有点骇人。

同时身为小说、散文、独幕剧本的创作者，陈征雁虽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多本马华文艺著作，情有独钟的却只有《升旗山下》……………一本以学潮为背景的爱情小说。

这本以槟城地标“升旗山”作为主要场景的故事内容，除了真实地记载槟城某著名学府澎湃激昂的学潮运动，更带出欲语还休，含蓄美丽的爱情故事。

我们这一代过着太平安稳的生活，对过去的动荡不安的局势有点陌生，而那个时代爱不是占有，而是祝福的伟大情操。

在《升旗山下》中，其中描述了主人公在多年以后回到小镇，只是为了看看他深爱过的一名女人，纵然那女子已经为人妇。结果，他却只能站在这个女子住所的外边，望着屋内透出的光线，缅怀低回不已。

这些永不褪色的片段及情怀，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可能是匪夷所思，但感觉却显得倍加深醇隽永。

升旗山下

征雁著





一

我为了业务，赶到那以花为名的市镇时，已经日暮黄昏了。照道理，我应该找间旅店，休歇一晚，第二天才续程北上。但我再三犹豫之后，终于疲惫地搭上山城的巴士，往K镇去了。

巴士开出了郊外，那股红晚霞横列在胶林後头，晚风从窗外拂来，使我这仆仆旅人，清享了行旅的凉快。在这日暮奔波中，一种浪迹凄迷之情，油然浸上了心头。我有难以启口的原因，奔向这寂寞山城去投宿。我在情绪上的矛盾，使我此刻坐在车上，有一股莫名的兴奋，也有着淡淡的愁哀。

我在K镇有个远房亲戚，他在一间杂货店里当伙计。我们很少见面，每隔几年，有机会相聚时，他总

是很友善地款待我，但平心而论，我在劳碌日子里，难得会去想起他。而这山城，正住着一个我在理论上应该忘却，但在暗地里却长留在心头的情影。她是我在杭城读书时的芳邻，我们分手已经八年了，但她的影子，不曾在我脑海中隐去。这，或许是我带着难以言喻的心绪，投访这山城的较为具体的原因。

巴士绕过了迂回山路后，在我依稀记忆中，就快迫近K镇了。我既然来了，要如何去消磨这个夜晚呢？老实说，我踌躇游移，还没有决定，因为我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觉。当然，我会先去敲开亲戚的店门，告诉他因为多年不见，今晚特地赶来跟他会面，让他觉得我还未曾把他忘怀；而後，对那位或许已经是少妇的云倩，我应该设法打听她的近况。假如有机会见一见这八年前的云倩，看看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山城夜旅就不会徒劳了。但是世态变迁，不是我所能预料的。到时候，我应该这样做吗？我可能这样做吗？这样做，对她，对我，会有好处吗？想到这些，我又心猿意马了。

这八年来，在生活线上奔波，为着三餐温饱，我偶而也忽略了那些旧时情。但我一路走来就不曾忘却这个少女的形象。当我想到，再过几个钟头後，我们可能有机会重逢时，我内心是窃喜的，也是隐忧的。於是我又勾起了对往事的缅怀，触动了长期隐藏在心底的愁哀。此刻，我的记忆中又浮现那升旗山下的旧居

，那幽雅的山半別墅，還有丹絨武雅那碧綠的海洋。





二

五十年代是个动荡的年代。

对于一般比较活跃的学生来说，五十年代并不是读书的年代。

当年英政府实施了紧急法令，对付地下份子叛乱。情报部门对校内与校外各种组织都监视得很紧。但不如意的事却经常发生。

为了抽壮丁，警察开车到学校来找人。年纪大的同学，像跳高一样飞越五六尺篱笆而逃亡。这时期不少学生都不愿意留下来当兵，为殖民地政府效劳，而结队投奔北国去了。老实说在这情况下，我很难把心神专注在学业上。

那时候，小地方的骚乱事件方兴未艾。我住的那



个甘榜，因为靠近大山，有个很大的蓄水池，常有地下份子出没。因此，围剿工作变成家常便饭。有时在包抄之後大有斩获，军方把被枪毙者的头砍了下来，放在古晋车上。来到市镇，看到人群围观得差不多了，便从行军袋里将人头提出来示众。那情景，看了实在是惶惶不可终日。

我从甘榜下来，在坡底一间中学读了三个月，学校就大乱，没办法读下去了。因为校长在夜里，给人家请了出去，终夜没有回家。第二天清早，校工发觉他的颈项被砍得只剩下一层皮，吊在宿舍後面一棵山竹树上。

於是我转入了另一间中学，在这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修完了初中课程。在这间学校，我其他科目都没有什么长进，只有华文一科，进步神速。我们的华文老师是一位经常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老先生。他念了唐宋诗词之後，把它写在黑板上，我就拼命抄，也尽量从他的讲解中去理解唐宋时代文学的精华与奥妙。

照道理我对他的诗词教学反应这么热烈，他应该对我多加鼓励才是。但是我个性叛逆，讲话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在很多方面得罪了他。所以在全班中他印象最坏的就是我。

别人写作文，用钢笔写三两页就交上去。我是用毛笔，写满一整本的作文簿。当然这里头可能语多得

畢。簿子交回來，他一字不改，給我二十分。還送了一句評語“狂犬亂吠”。

至於校長，我對他也不很尊敬。有一天我們在上課，他突然召集全校同學集中到禮堂去，聽一位神父宣揚教義。因為他本身是虔誠的教徒。我跟班上十几位同學不去參加，在課室里靜坐。校長氣吁吁地過來責問我們為什麼違抗校方命令。

我回答他說，我們的學校是公眾辦的，不是教會學校，單邊傳教活動不應該在校內發生。他氣得面孔發青，走了。雖然沒有對我們採取紀律行動，可是，我心里明白，他显然是要我們等著瞧。

到了年底初中畢業了。我的級任，也就是華文老師和校長，果然聯合送給我一份大禮。他們在我的成績報告書中把我的品行列入丁等，又在操行欄中寫上“出言不遜，目無尊長”八个紅字。

我很了解他們是要絕我的前路。

拿一個品行丙等已經很要不得了。現在撈了一個丁等，真是臉何處挂？情何以堪？

走到全馬去升學，亮出這樣的成績單，誰要收呢，誰肯留呢？

正在煩惱絕望時，有人通知我，北馬那間最高學府，對各校的成績單並不很重視，最主要的是要參加考試，成績不錯的話就有希望被錄取。

於是，我來了。檳城，這美麗的海島，我終於懷

着满腔热望投入了她的怀抱。

我报名投考时确实心怀忐忑，但我终于过关了。虽然不是考上正式班，而是进入高中预备班，要多读一年，以便打好英文基础。

谢天谢地，有学校收留我，令我感激不尽。照道理我应该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日後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再去多管是非了！

但进入这个新的环境，并不是一个静的环境。学校除了校风很严，功课很紧外，也鼓励学生多参加健康课外活动。校内学会很多，可说应有尽有，更难得的是学术竞赛也多。我在这读了三年，先后在全校作文比赛中突围，在全槟城高中组演讲比赛得奖，也被选为学校季刊编委，文艺刊物《赤道风》编辑。由于我经常投稿，在报上发表戏剧创作，一般爱好戏剧的同学都推举我做戏剧会的负责人。更显眼的是，我在众多同学支持下，中选了全校副总学长。这么多职务集于一身，很多同学的事务都找上门来。我的处境可说是暴雨未至，但已风雷不止了！

在修完高中前一年，我在升旗山下一排陈旧的寓所中租个房间。这儿环境还算清静，屋前有一块空地，四边都环绕着椰林和红毛丹树，而那著名的亚依淡河，就在我们屋旁缓缓流过。回忆起来，我在这期间，生活过得很写意。白天在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从事出版和戏剧的活动，课后，回到了寓所，有很清幽的

环境让我读书和写作。但这正常生活，终于有了变化。不久之后，那本来有几个学生寄宿的隔壁，搬来了一个少女。我从校服上，认出她就读於某间女中。

那时候我在校中有点小名气，支持我的同学又多，无形中养成了一种自负心理。我对这位新来的芳邻不会刮目相待。同样的，她也有少女的自傲与矜持，对我们这些“学生领袖”，根本不放在眼里。她是运动员，从篮球到田径都有过辉煌纪录。她的性格极为豪迈，有时在行动上甚至近乎粗野。曾经好几次我听过她在厅子里纵情叫嚷，也看过她跟同住男生嬉游追逐。我性格好静，比较内向，对于那些好动和外向的女性，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我们做了相当久的邻居，也碰过不少次面，但始终未曾有过一句话说过的交谈。

这种不友善态度延续了几个月。我在冷静观察后，觉得她有相当吸引人之处，使我对她的印象不会“持续恶化”。至少她那幅美丽仪表就已经深深把我吸引住。一对浓黑的、不必经过化妆便已具有诱惑力的眉毛之下，衬托着双眼皮、明亮的大眼；那股红的朱唇内，排列着的洁白牙齿，正与甜美的酒窝互相辉映；眼角内传来的秋波与她那白润光滑的下巴，充份表露了青春少女的妩媚。还有那矫健高大的身材，一头长发绑着一束马尾，那丰满的胸部和修长的小腿，当这些绰约的形态在我的眼帘中映现时，我会有“每天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首流连地张望”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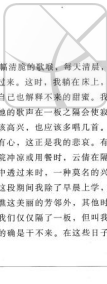
认真地分析起来，这种女性外在美，未必真正令我“倾倒”。我实际上是在一个外表看来非常好动的少女身上，找到了当她静下来时所显露的另一种端庄秀丽的气质。

那时候，我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当我在傍晚走过她门口时，她总是手中捧着书或是报纸，坐在矮藤椅上，头也不抬，很细心地阅读着。她的裙子遮盖到膝头，两条小腿很工整地斜置在一边，脚上老是趿着一双高跟爪哇拖鞋。那幅文静秀雅的姿态，真令我难以想像她是会翘起双臀，施展大腿，在跳高栏的人。而那幅在少女矜持感支配下所流露的超脱与不凡神态，正符合我对女性审美最起码要求。我应该说她是属于动中俏、静中美的女性。

可是令我遗憾的是，她始终抱着“你散你的步，我看我的书”的态度，对我视若无睹。换句话说，我坚持我的自尊，她死守她的矜持。大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概。在那个时候，一个想在我面前显示傲气的少女，才足以引起我对她发生兴趣。

这么一来，这芳邻很自然地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三



云倩有一幅清脆的歌喉，每天清晨，我几乎都被她的歌声唤醒过来。这时，我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心头盈满了连自己也解释不来的甜蜜。我想假如这美妙歌手，知道她的歌声在一板之隔会使寂寞的青年振奋的话，她应该高兴，也应该多唱几首。假如是唱者无意，而听者有心，这正是我的悲哀。有时在下午放学后，我在后院冲凉或用餐时，云倩在隔壁那开朗的声浪，从板缝中透过来时，一种莫名的兴奋，会在我心中萌芽。在这段期间我除了早晨上学，和傍晚散步，有机会瞧一瞧这美丽的芳邻外，其他时间，都难得碰上她。虽然我们仅仅隔了一板，但叫我藉故过去和他们聊天，我的确是干不来。在这些日子里她那清脆

甜美的歌声，是我怀念她唯一的媒介。当声浪传来时，不管是抒情歌声或是嬉戏笑声，我都会觉得活在这简陋排屋中是欢乐愉快的。那声响显示我所寄念的东西，并没有失却，相反地，它支撑着我的精神，让我保持兴奋的状态。

而最使我怦然心跳的是：有时候，我在前厅写作，偶然抬头向外望去，居然看见云倩独自站在她屋外空地中，右手倚在披晒衣服的铁线上，眼光朝着我的窗口望进来。当我们的目光交会时，那光华一霎，远比夜空中流星的光芒更加引人。我会突然把眼帘垂下，心想：“你这是在乘凉呢？还是在于什么？这种煽情的小动作能免则免，以防星星之火，燎起原来！”

开始时，我因为太会幻想，一厢情愿地先有了心理准备，就是不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得太多。我当时在学校的职务，不适合我谈恋爱。当那些支撑我的青年人知道我对这蹦蹦跳跳而缺乏思想意识的女孩子发生感情时，他们将会有很多批评，而且会在各方面抵制我。这或许是我在感情上的自我困扰，其实这些思虑是多馀的。真正使我顾忌的是，我在云倩生活圈子里，发现有人跟她很亲近。我不想盲打误撞，在横刀杀出时，击不倒对方，反而欲伤了自己。

这个人跟我读同校，是个篮球健将。我在学校虽然也打篮球，但每当队伍出赛时，只是穿着球衣，於开赛前的热身投篮中，作作 SAMPLE。我真正兴趣是在

文艺方面，所以跟那些运动名手可说是不相为谋的。这位姓许的仁兄作了我半年的邻居，彼此虽不熟，但也有打打招呼。我看到他跟云倩时常出双人对，而多数都是汗流浹背地从运动场上回来。当然，我也在其他场合看到他们形影不离。

有个晚上，我在午夜过后，依然没人睡。我这“可爱的隔壁”很沉静，没有喧嘈，更没有云倩那易於使我血液沸腾的嗓音。我猜想她可能是外出了。十二时过后，脚车声响杂着推门声一齐传来，而後是脚步声和谈话声。我一直细听着这声音从前厅移到後院，而後归于沉寂。

对云倩的关怀之情，又在我心中滋长。当声响静下来後，我在猜想：这时，云倩或已冲了凉，她大概已掀开了门帘进了房。此刻或许她已换上了一套睡衣，而後，谁知道呢？那位许兄会不会给她一个GOOD NIGHT KISS？想到这些时，我周身有些发痒。我觉得住在这简陋的排屋中，真是受罪。於是我又辗转反侧了。

说来真是自寻烦恼。像佛家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不关我的事，照道理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为什么我偏偏要去劳心呢？我竟然对许兄与云倩之间的关系，劳了很大的心去思索。其实，我只要试探跟他们同住，与我较有交情的老王就什么都会明白。我始终没有开口，也不敢开口，怕他猜

透我的心事。结果我是苦了自己。当时，我在脑海中有个很强烈问号，云倩会否是许兄的情人？我冷眼看他们之间的交情，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想是，是因为他们很接近，我想不是，是因为他们似乎缺少某种在谈爱的现象。我又猜想，云倩会否是许兄的什么亲戚，譬如姑姨或舅叔的女儿，许兄只是以兄长身份来照顾她。总之我猜不透。当然，我在内心祈祷，希望他们不是一对情侣。

由於心中有了疑惧，在以後的日子，我过得相当心旌摇曳。我这“可爱的隔壁”因为学生多，每天都是闹哄哄的，充满了愉快气氛，而我则伶仃地闷在房内，没有点声息。在这一冷一热的对照下，我真显得格外孤寂了。有时遇到云倩跟他们散步，我也尽量避免去碰上。这到底是我依然抹不掉我的自卑，还是我不想自作多情？或是在骨子里有了自卑感？我自己也分不清。我总觉得，让这些幸福的年青人去走他们的阳光道吧，我不妨过我的独木桥！

但是，散步多了，终於无可避免地碰上她。

有风的傍晚，我抱着房东的小女儿珍妮，在附近的黄土路散步。云倩正悠闲地朝着我们走来。当我瞥见她时，又振奋又胆怯，想闪避也无退路了。我想，既然非碰不可，那么就碰上去吧！於是我先松动了脸上的肌肉，为的是让我这严肃的“文化脸”有所准备，可以摆出一幅“亲善的笑颜”。当她步近时，我为

了不使自己讨个没趣，便假细心地观察她是否有意停下来打招呼？她先是东看看西望望，等着我主动，但我是那么笨拙地呆望着她。还好她先送来了“亲善的笑颜”，我也把脚步停住了。她开始逗弄抱在我怀里的珍妮，跟她说了几句孩子话，而後，带着甜美的笑容对我说：

“这孩子真可爱！”

我噤了一声，有点慌。

蓦地，她把米丽凑过来，在珍妮脸颊上轻吻一下，然後，一声拜拜，走了。态度是那么轻盈，作风是那么爽朗。我对珍妮这小鬼，多少有了些嫉妒，但我是衷心感激她的。要是珍妮不在场，我想这场插曲可能就演不成了。

这时，我的心情开朗得很。近晚的山风好似金风送爽，四周的椰林景色仿佛也比往日增添了不少光彩……





时序已经进入了三月，我的学校生活开始忙碌了。

由于南方岛屿学运的活动频仍，不时有些事件发生。校方为了防患未然，开始对校中的活动加紧严厉管制，以免受到感染。

这一天训育主任召我去喝茶。我知道给他请喝茶是不会有什麼好事的。他清楚学校里会造反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生领袖，他们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比较有号召力与组织力，所以需要特别关照。

在办公室听他教诲了半个小时。他的态度还好，只是分析南方局势很紧，随时都会有更大事件发生。而且根据调查，很多事情都是戏剧会领导人惹出来的。

。我身当这新成立戏剧会负责人，心领神会。但他没有说有事情的时候，惟我是问，反而苦口婆心地要我做任何事之前，反覆思考，一切以学校利益和个人前途为重。

无独有偶，再过几天，我独自漫步在学校草场上，校长从後边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我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话。

他说：“你想直接考剑桥吗？学校可以特别优待你！”

我们学校的情况是，高二的同学有把握的先考剑桥八号预试，及格了，第二年才报考剑桥九号。而我连八号都没有考过，他却要优待我直接考九号，真的有点不寻常。

我知道自己英文程度，肯定考不上，所以再三致谢并婉拒了。

从校长与训育主任的话来推测，我是没有什麼可以高兴的。因为他们已经看穿我在校内可能会做些什麼？在拉拢与收买都不见效之後，当然只有等着瞧了！

我把这两件事隐藏在心里，没有向周边同学透露。因为说了出来会有很多同学会害怕，不敢再参与活动。

校内那份文艺刊物又届发稿日期，我每天课後都得从亚依淡赶到莲花河印务所去，回来时常在夜间七

八点过后，我几乎有整个星期没有碰见云倩。当然，我每天都在想念她。

这一天，我从坡底回来得早，用过晚餐后，正准备在厅子里作一些微积分习题。云倩在窗口出现了。她先是笑笑，然后谦逊地问：

“我可以进来吗？”

我怔了一下，心想：“求之不得”。於是连忙说道：“请吧，请进来！”

当她踏进门楣时，我发觉她手中握着一束稿件。她慢条斯理地把它放在桌面上说：“刚才你的朋友来，找不到你，要我把这份稿交给你。”

“噢，谢谢。”我说，但不知道要找些什么话来延续这难能可贵的会面。

她僵了一会，继续问道：

“听说你是那份《赤道风》的编辑？”

“噢，我是在学编！”

“而你又是全校的副学长？”

“蜀中无大将，所以廖化当先锋！”我半开玩笑地说。

就这样，我停住了。她似乎想说什么，但由于我的话少，也就不便多嘴。於是道声再见，带着那幅明朗的笑容，她退了出去。

当她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我才後悔为什么把这么难得的谈话机会轻易地放过了。当时，我不知怎的，

连话题也被紧张情绪驱散掉了。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请她坐下来，然後，倒杯茶给她。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老是在谴责自己胆怯而坐失了良机，我恨不得吐口浓痰在自己脸上，重重地把自己的脸颊掴两巴。

但，机会有时终会有的。

这一天，柑仔园来了一个日本马戏团，在檳城演出，可说相当轰动。於是，我在傍晚邀了老王，准备去轻松解闷一下。

时间到了，还不见老王过来，我知道他向来做事很缓慢，便耐着性子在客厅里翻阅报纸等他。过了不久他匆匆地走过来对我说：

“度山兄，你再等会儿，云倩说要跟我们去看。”

这项消息使我雀巢是可想而知的，我说：

“还有别人要去吗？”

“没有，就是我们三个。”

“好呀，欢迎，不过时间到了，你们得快点！”

兴奋渗透了我的心田。我在想，那位被我目为云倩情人的许兄，为什么不跟着去呢？但不管怎样，既然机会来了，今晚我得壮壮胆，好好地找一些话题跟她聊聊。

五分钟後，云倩与老王过来了，她又是面孔一亮，落落大方地问：

“欢迎我作伴吗？”

“我是怕请不动你。”我想用这样口吻回答，可能是打破隔膜的较好方法。说后，我暗自赞赏自己有两分胆色。

云倩今晚穿着圆领白底蓝点上衣，配合着深灰色的包裙，使曲线显露得很玲珑。当我们来到车站等巴士时，一轮皎月已挂在天空，微风轻轻地在这红毛丹园掠过，那耸高的椰叶，在月光照耀下，正吐露着金黄色光辉。我的心境，比这如水的凉夜还要凉。

“今晚，许兄怎么不一起去看呢？”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我对他的关怀，不如说是有意试探。

“他接到家里的信，三天前回去了。”

这倒使我怔住了。我想我的行情真暗，怎么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呢？

“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信上写得不清楚，只说他父亲生了病，而那间杂货店做得不起色，所以他母亲要他回去谈谈。”云倩说若，那本来是闪烁着光彩的眼瞳，突然蒙上了阴霾。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我听了顿时有一份隐秘的感触，而这份感触，严格地分析起来是不很高尚的。

坐在车上时，大概是为了这件事，她缄默着，我也静了下来。倒是老王机警，把话题一转，滔滔地谈着我们文娱晚会的演出。

当我们在马戏团的看台坐下来後，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在於鹦鹉和大象表演的节目。云倩也似乎对这些陈旧玩意儿看得腻了，於是她转过头来说：

“我今天在星桥日报读了你的一篇小说。”

我对于自己的作品有了读者感到兴奋，尤其是云倩这样的读者，更使我珍惜。

“我是不懂文艺的，”她继续说，“但我有一点意见！”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女孩者在我面前提意见的，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非常可贵与新鲜。

“非常欢迎，你说说吧！”

她收敛起笑容说：“你这篇作品攻击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性。这种观念是人之常情。”

她顿了顿，望着我。大概是觉得我还很谦逊地听她发言，於是接着说，“在我们乡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个妇女，跟她丈夫是对恩爱夫妻，但是他们大家庭很古老封建。女的结婚多年後，一直不能生育，男方家长三番四次鼓励儿子去娶小老婆。因为不孝有三，无後为大。那丈夫被迫得出了个下策，给太太定下限期，说假如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他就要再娶。女的由於太爱丈夫，终於愚笨地挺而走险。当她偷偷地跟自己所不爱的男人幽会时，给人家抓到了，於是全村轰动，都指责她是个荡妇。但是，她的苦衷与隐痛，却没有人为她申诉。你是写作者，这种

题材，要怎样去处理呢？”

我满怀喜悦，在暗自赞赏她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员，而是懂得文艺的少女。但是对于她这忽然提出的问题，我只能呐呐地回答：

“对于写作，我还在摸索。当然，我写得未必细腻与周到。谢谢您的意见，我将进一步研究。”

女孩子我见过不少，但很多缺乏文艺兴趣。当我告诉她托尔斯泰在晚年如何受到他妻子苛待时，她却回答说好莱坞某对明星夫妇也因此而离婚了，正因为这样，云倩批评我的作品，引起了我的莫大兴奋。

不一会，马戏散场了，人潮开始争先退出。当云倩步下看台时，由于高跟的爪哇拖鞋不小心一拐，整个身子倾斜到我的肩膀上。我也不由自主连忙扶住她的手臂。只是这么一扶，我的心田好像爬上了一群蚂蚁。

夜，已经很深了，场外的天气多变化。出门时是皎月高挂，现在却飘着雨丝。看到巴士车站的人潮还在排长龙，老王灵机一动，提议说：

“我们走路回去，好吗？”

“好呀！”云倩兴致勃勃地附和，然後，反问我：“你能走吗？”

“我能！最怕你不能。”

“别忘了，我是运动员。”云倩不服地说。

“我虽不是运动员，但在比赛篮球时，也是

SAMPLE 一个。”

於是，我们都笑开了。

雨丝随着午夜凉风飘来，亚依淡道路上车辆已经少见了。虽说我们还得走两英里路程，但在这刺激振奋的夜晚，有所所思慕的少女陪伴着，我想，别说是两英里路程，就是十英里，我也会走得很起劲。

我们边走边聊，只是闲话家常。她问起我的写作情况，我也提及她在校内的活动。当话题谈到来檳城之前的往事时，她兴致很高，滔滔地说：

“那时，我在那间中学也常参加演出。我比较喜欢歌唱，诗歌朗诵，而使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参加话剧的演出。”

这番话，我就有兴趣了，因为戏剧会成立已几个月。最头痛是我们这王老五学校，缺少女角。我想，云倩不正是我们向友校拉角的最理想对象吗？

但我不露声色，想等时机成熟，才央求她来帮忙。反正那个四幕剧演出，还有相当长时间筹备。由於云倩谈到她对诗歌有兴趣，倒使我想起行将举行的文娱晚会有个诗歌朗诵节目。要是云倩能够参加，她的外表和声质都很好，如果晓得抒发感情去朗诵，那么，我们物色了很久的女声人选就可以马上解决。

於是，我徵求了她的意见。

“其实我只是个运动员，再说我以前演出是在那小山城，而现在……………”

“我看就这样吧！”我抓紧机会，“明天，请老王带你到我们学校来，介绍你跟负责同学认识。你先录音试试看，好吗？”

我把老王拉出来当先锋，其实是要他做挡箭牌。这样既可在我与云倩之间的连系上，造起一道桥梁，而她的活动又不跟我直接产生关系。对我来说，在进退攻守之间，有个转旋余地。

“好吧，”云倩终于很乐意地接受了，“假如你们认为我适合，我就试试看。”

当我们漫步到一间英校时，沙沙雨声由远而近地追了过来。我们正面临着一阵豪雨的“洗礼”。这时，四下里都沉寂了，只见升旗山上疏疏落落的灯火，在风雨中明明灭灭，似有似无。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经验，在这么深沉夜里，陪着少女在风雨中漫步了两英里路程。我开始觉得冷了，但我硬顶着，为了不让云倩看出我虚弱。这时的云倩，在夜雨洗涤下，秀发挂着点点滴滴雨珠，衣服紧贴在湿漉的身躯上，那线条，那形态，更显露了少女的风韵。

回到寓所后，我果真疲惫了，但精神被兴奋支撑着。我想，这半夜豪雨，非但把多月来在我心中的郁气洗涤清尽，也将我与云倩之间笼罩着的阴霾，扫荡无遗。此刻我的心境虽然谈不上是云开见月明，但天边宛如在破晓前泛起了鱼白。

过了几天，云倩对我说，她已参加了诗歌的排练

，每个星期两次，在坡底同学家中练习。同时，她还捎来消息：

“我今天收到国兴的信。”

她提的就是那位篮球健将许兄。我听了，虽然有些风景的感觉，但尽量避免把它挂在脸上。我很沉着地问：

“他家中情况怎样了？”

“他为了生意，已决定停学半年，等明年再说。”

在这个环节上，我确有过一种分析起来不算是高尚的情操在纷扰着，但我也问了些体恤他的问题。而我此刻最关怀是云倩的动向。

“那么，你呢？会不会受到影响？”

她脸色深沉，没有马上回答。我了解她是有隐忧的。

於是，我更换了话题，准备揭开多月来存留在脑海中的谜。

“国兴是不是你的亲戚？”

她神秘地微笑了，马上又收敛起来。依然沉默不语，把目光移到别处去。

我这一连两问打不看的空拳，使得自己也尴尬起来。她多少察觉到了，就优柔地回应道：

“我自己的事，很难说，不过，我会尽可能修完今年的课程，再作打算。”

由於事情演变得出乎意表，我想一个“新的局面”将在这简陋的排屋中出现。





五

这北端马六甲海峡在密布了几天阴霾後，西南季候风吹起来了。於是，山明水秀的槟岛又进入了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时节。

我们期望有个晴朗的夜晚，让文娱晚会能圆满举行。但正式公演时，还未到傍晚，天空就被乌云遮盖得暗了下来。七时过後洒了阵细雨，我跟老王和云倩，搭的巴士还未到学校，风雨就转急了，我们只好冲进校外的咖啡店去避雨。

这时友校的男女同学，或踏脚车，或乘巴士，都穿着雨衣，撑着雨伞，纷至沓来。由於云倩必须到後台化妆，我请负责诗歌朗诵的老陈设法送老王与云倩先进去。我只负责在开演前讲几句话，所以就留下等

雨停了再说。

过了半晌，有位熟朋友的雨伞给我“弄帮”进去，没想到当我踏进校舍时，看到云倩还站在礼堂门外，焦急地张望着。我走上前去问道：

“云倩，你在找谁呀？”

“我在等你呀！雨这么大，我怕你没办法进来！”

我虽然淋了点雨，觉得有些冷，但听了这番话，周身似乎温暖了起来。

这个文娱晚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功，虽然是个风雨之夜，但观众不绝於途，把可以容纳千多人的大礼堂塞满了。而最受人瞩目是诗歌朗诵，由於它是以舞台造型来配合演出，看来特别新鲜。云倩的声质表现突出，在激动与忧郁情绪上，都把握得颇丰。这个节目，博得了连续不断的掌声。我为云倩高兴，也为自己高兴。这证明了我并没有白费她的时间，而云倩的表现也不会令我们失望。

散场後，云倩在老王陪伴下，先回去了。老陈因为排出了美好节目非常兴奋，硬拉着我去喝茶。於是我们在咖啡店坐下，把演出的各项节目和前後台的工作稍为检讨之後，他俏皮地说：

“现在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从实招来！”

“有问必答，不敢不招。”

他呷了口咖啡乌，改为严肃的语气问：

“云倩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何以见得？”我装傻。

“刚才我撑着雨伞带她进学校，她老是不肯到后台去，说要等你进来，而且还硬要我跟老王设法找雨伞出去接你。我的那把给老吴抢去接他的外祖母，而后台又催着我和老王进去，我们只好留下她在礼堂门口等你。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解释？”

“别忘了，我们是邻居。”他既然搔到了痒处，我就要一耍太极。“关怀之情；人皆有之，不足为奇吧！”

“我的邻居，那位读英校小姐，看到我像落汤鸡在车站避雨，她撑着雨伞走过时，连睬都不睬，这又怎样解释？”

我笑了，但他不笑，反而一本正经地说：

“我不否认，云倩诗歌朗诵不错，但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记得在三个月以前，我从吉隆坡搭夜班客车来檳城，碰到了云倩。她当时在火车上的作为如人无人之境，唱歌叫嚷，十足牛女作风，我看了非常反感，没想到现在居然跟她一起演出。你个性好静，碰上这种女孩子，必须思量再三，不可妄动！”

其实老陈的看法正与我当初对云倩的观点是吻合的。我们只看到她动起来时的缺点，却没想到她在静下来时，另有她的优点。我心里有数，所以也不因他这番话而耿耿於怀。相反地在跟他分手时，还热烈地

握着他的手，说些“承蒙关怀，不胜铭感”之类的废话。

这之后，云倩与我之间一道屏障倒塌了。我们没有了隔膜，消除了自尊与矜持。但我在谜团还没有揭晓之前，在言行上依然守着分寸，不让别人有无谓的闲话。

四空，这丹絨武雅最美丽的风景区，以后成了我们“常临之地”。我们常於周末或假期，三五结伴，骑着脚车从亚依淡穿过几条绿意盎然的道路，而後转入丹絨武雅，在这儿野餐、游泳。

这热带的海岸线曲折而多彩，辽阔洁白的沙滩上处处点缀着多姿的巨石，那巧小玲珑的吃风楼伏架在岩石上，碧绿的海波衔接着长青的灌木，它留给游客的印象是幽雅而迷人的。

忙里偷闲，我们又涉足四空。云倩与我双双飘浮在碧波上。波浪推逐着我们的身躯，我们仰泳在水面上。这时所有的烦恼都遗忘了，只有无垠的长空和灰彩的浮云伴着我们。云倩非但是篮球员，而且还是出色的游泳高手。她可以游很多款式，而最使我惊异的是她那套潜水功夫。她两只手伸直，一个鲤鱼翻身後，那两条矫健白晰的大腿在翻滚的水中隐去了。这浪里白条，确曾使人留下无穷的幻想。

我游了片刻，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但云倩还是面无倦色。我先上来跟老王躺在沙滩上作个日光浴。

和风在我们湿漉身躯上吻过，海水在我们脚下翻舞，气象是那么清凉，心境又那么爽朗。当我陶醉在这大自然怀抱中，老王忽然翻过身子来对我说：

“你有没有察觉到云倩近来好像有了心事？”

“你跟他住在一块，会比我了解。”我这么回答，目的是要他说出多一些。

“大概是为了国兴，你知道吗？云倩来榕城读书，是国兴资助的，现在国兴停学了，她多少会受影响。”

隐藏在心底的疑虑，我现在已识破几分了。我尽量压制自己的感受，不让它有所表露。我想快乐或许是短暂的，摆在前头的感情道路可能荆棘横满途。当老王从侧面掀开这疑团的帷幕时，我体会到的是淡淡的愁哀。

“所以我想，”老王两手捧着沙，“在她课馀时，让她多参加活动，或许会有好处。”

“那些活动比较适合呢？”

“这次诗歌朗诵，给了她很大鼓励。我想，我们将要排练的四幕剧，也请她参加。”老王说後，望着我。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赞成吗？既然已多少揭开了烦恼的谜，我应该理智些。这已陷入泥沼的感情，假如再陷得更深，我会更痛苦。拒绝老王的建议吗？私心自问，我又不愿意这么做。一句话，我充满了矛盾。

。既然老王负责选拔演员，我只好这么回答他：

“我看还是你去作决定吧。”

这时，云倩已经上来，坐在岩石旁的树荫下，把我们带来的食物都打开来，然后高声嚷道：

“喂，吃东西吧！我肚子饿了！”

回到树荫下，面对着云倩时，我有心里痒痒的感触。

我们坐下来吃面包。老王问道：

“云倩，下个礼拜六，有空吗？”

“什么事？”她闪闪那明亮大眼。

“我们在升旗山租了别墅，大概有二十个同学会在那儿过夜谈些事情，你要去吗？”或许是我太躁急，终于坦率地道请她，说了之后，我多少有点後悔。

“下个拜六，我可能有球赛，但现在还没有决定，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我们将讨论话剧的角色人选。”老王接着说，“假如不影响你功课，我希望你能担任一个角色。”

云倩没有出声，只是微笑。对女孩子来说，我想微笑就等于默许了。

我有点兴奋，同时也有了愁哀。

这以后，由于云倩私人问题在脑中盘桓，我过的是郁闷的日子。我似乎有点怕见到云倩，但我又很想见到她，当她那清脆声浪，从板缝中传过来时，我在

情绪上，又掀起了挑逗的暗流，仿佛有点不能自持了。

星期六傍晚，我搭了缆车先上升旗山。这里的半山别墅，我们经常都有聚会。每次美其名说是商讨演出事宜，其实都是掩人耳目。每位到来的同学都会承担一些工作。他们把友校的同学请了来，是在部署一些事情。毕竟，校内的气氛已经有些紧张，有很多工作，都在加紧进行中。

我在半山停车后，朝着山径找到那间别墅，打扫了客厅，看看手表，已经六点多多了。这时，几个戏剧会负责人，带着几位友校的女同学也先后到来，在讨论某些课题。但等了好久，还见不到云倩和王王的影子。

我在想：“她会来吗？”

晚饭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厨房裏闹哄哄的。我因为上次在海滨野餐时，煮的大锅饭都烧焦了，所以这次没有人敢再叫我帮手。因此，我就帮他们洗菜和洗碗碟。当我在客厅打点餐具时，有人在问：

“要我帮忙吗？”

我猛然抬头望去，是老王，独自站在门口。这“孤身只影”，使我的心冷了半截。

“你一个人来？”

“喂！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云倩呢？”我在山穷水尽时妄想着有另一村的

出现。

“不来了！”丧然之气，挂在老王脸上。

我默然。山风从窗口吹了进来，传来树林的萧瑟声响。我的心，比这半山的气象更萧瑟。

但是在老王的一阵暧昧笑声之后，我看见云倩从门外闪了进来，像是空谷里的幽兰，脸上泛起胜利者的容光。我掩饰了被愚弄的尴尬，问道：

“今天没有篮球赛吗？”

“有！”她走了进来，帮我分配筷子。

“那你怎么能来？”

“我跟教练说身体不舒服，请病假！”

笑声弥漫着这清幽沉寂的客厅。在烂漫的天地里，人生多可爱！

晚饭后，大家聚合在客厅商讨有关演出事务，并选定几个演员。云倩被分配去饰演第二主角，是个弃妇的角色。至于学校接受特别津贴的来龙去脉，我也在会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而後在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气氛下，展开连串余兴节目。十时过后，“集体活动”结束了，有的大发豪兴，朝着黝黑山路去散步，几个留在厅子里玩扑克牌。我独自搬了一张藤椅，在屋外草坪上乘凉。

这半山夜色是格外吸引人的。背山与前坡尽环绕着热带雨林，夜鸟的鸣叫杂着虫蛙声响在夜空中浮荡。极目远眺，槟威海峡朦胧地隐伏在夜雾中。居高临

下，这东方花园的万家灯火，像珠宝会集，夺目辉煌。偶而有风吹过，这如画一般的美景又添增了诗一般的情调。

当我浸泡在这舒畅的境域中时，草坪上隐约地响起了脚步声。我回头去看，云倩已走到我身旁，将小型的躺椅放下。

“你不是跟老王他们到山路散步吗？”

“太黑了，我不要去！”她坐下来。

我心想：“你不要去最好，不然留我一个人在这儿，的确是美中不足。”

於是，我们有了很坦诚的交谈。我问起她的学业，提起那已猜中几分是她情人的国兴，问他有没有新消息。而後，话题终于扯到她身上。

她先是缄默了良久，把身子在躺椅上稍为伸直，仰望着长空上的银河星宿。我推想，她又想在这个问题上，叫我会闭门羹了。但在微微地叹息後，她终于把脸转过来说：

“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山城，常被人家奚落！”

“怎么会呢？”

“因为我的背景！”

“你是说由於你穷，所以人家看不起你？”

“不是，我从小就死了父母，一路来靠姐姐抚养长大。後来，我姐姐嫁给一个新加坡商人，我只好投靠姑母。这个姑母很穷，我便停学了。其实，我并不

埋怨谁，但我姐姐却很使我失望。”说到这里，云倩停住了。我从她声调上了解她难受，所以不急於追问，让她情绪安定下来。

夜雾弥漫在这黯黑的山色中，而我们，在繁星照耀下的两颗游离的心灵，却各怀不同的思绪。她此刻沉缅在痛苦的回忆中，我却思索着一些慰藉少女的词语。

“你姐姐后来怎样了？”

“我姐夫知道她在婚前很好动，而且近乎浪漫，所以在结婚后，管束她很严，但我姐姐摆脱不了旧时的生活方式，半年后就离婚了！”

“后来呢？”我追问。

“她在星洲做了酒吧女郎，现在，听说又改行，做舞女了。”

“我看不出山城人，有什么理由奚落你。”

“因为她是我的姐姐！”

一个心里的结，她终于很坦诚地说了出来。

我考虑应该再说些什么？为了了解她的家庭概况与成员关系，我想时间已经到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把疑虑弄个水落石出。

我不厌其烦，再提出同样的问题：“国兴是你的什么亲戚？”

“不是！”云倩在这个话题上已经不再犹豫。“我们是十多年邻居，在一起长大。我失学时，他曾经

帮助我修完初中，而现在，我在这儿求学的费用也多半是他资助的。”

我应该赞美国兴的热忱，但是，在她面前，我说不出口。掠过山林的晚风，带着几分寒意，薄纱似的夜幕，披在山腰的树梢头，那夺目的市中灯火，色彩也转淡了。

“假如国兴不能再资助，你有什么打算？”我追问我所关怀的问题。

“我常生活在希望中，但有时现实证明我是在幻想。”

“你们学校不是有颁发助学金吗？”我给她打气，“你是杰出的运动员，常为校争光，假如你申请，是有把握拿到的！”

“我也是这么想，我还有一年半就可以修完高中。我很希望拿到高中文凭！”

半夜，当我回到客厅，倒在沙发准备睡觉时，我在起伏的情绪中这样地安慰自己：“不管现在感受如何，你应该珍惜她对你的坦白。”

在客厅里同学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我辗转反侧了老久，依然不能入睡，想起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在情感上，那隐秘的兴奋渗透我的脉搏，使我在落寞中产生了崭新的刺激。在理智上我保持冷静，至今还没有行差踏错。但由于那股潜伏在思想中，分析起来是不很高尚的情操在作祟，使我开始谴责了自己。

忽然，後房的门开了，一道浑黄灯光射在厅中墙壁上。我看见云倩走了出来。厅子里是幽黯的，还有几个同学横陈在地上。她蹑蹑地朝着我走过来，生怕把睡在地上的同学踏醒。我在失措中，只好把眼皮半遮起来，静观她的动向。

走到沙发时，她半俯着身子盯着我。

“度山，度山！”她轻声地唤着。

我因为装睡，没有立即回应。

她把手中握着的東西放在我的胸上。我瞅了瞅，是条薄薄的棉被。

“我不冷呀！”物轻又重，我如获至宝地说。

“这山地雾气很重，你们又不关窗，你看，风很凉。”语气中带着几许关切，我确是有点受宠若惊。

“那么，你呢？”

“我有寒衣！”她挺起身子，准备走了。

“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晚安！”她眨眨那在昏黯中依然闪烁着光芒的眼睛，走了。

我想，其实不用这条被，只要她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温暖了。

这虽然是短小而单薄的棉被，但它吐露着一股芬芳。多可爱的东西，它曾经盖过云倩的秀发和脸颊，抚贴过她的玉体和衣裳，而现在，它正伏盖在我的身上。我浸浴在温馨中。冷不防睡在地上的老陈，伸出

手来，把棉被拉了下去。我爬起来问：

“喂，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有福气！”老陈翻了身，把棉被卷在自己身上，冷冷地说，“今晚，还是让它陪着我吧！”

“你到底讲不讲理？”

“少废话！要不然，明天我就揭穿你的秘密！”

嗤的一声，我们都笑了！

猫头鹰在林边掠过，传来几声凄厉的叫响。夜已经很深了……

戏剧的排练工作，在半山别墅会商後，便积极展开了。一星期两次，云倩跟他们到日落洞同学的家先练习对白。我在这个会里挂了主席的虚名，只在形式上负责戏的公演。至於排演工作，则交由老王及编导演去负责。换句话说，在排练时，我很少参加，也很少跟云倩在一起。虽然说，我可以以“督促”作为藉口，去看他们排练，但我却避免了。因为，我想这样做，对我，对云倩，都是好的。假如我能够持久地保持这股耐性，跟云倩的往来有个节制，我们就可以减少烦恼。

但我的自我约束，并不很成功。云倩因为跟我熟了，常在夜里到我厅子来聊天。有时带着剧本，跟我研究剧中人性格。有多几位同学来坐谈时，我们会喝茶，然後安排几个小节目，唱三两首歌，朗诵几首诗词，或拿剧本来练对白。对我们年青人来说，这

原是很正常的活动。我的二房东夫妇，却老是把猜疑眼光，投到我与云情的身上。我原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想，就让这对宝贝去揣测吧，总之，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但是，难堪的事情，却发生了！

有个晚上，由於老王要应付考试，不能去指导排演工作，要我代他一晚。在排完戏後，我跟云情骑着脚车回到升旗山下时，已是午夜时分了。第二天，我跟二房东在用午餐时，男的终于开口了：

“度山，我看你时常跟云情在一起，你是不是很喜欢她？”

羞涩骤然盈满我的心头，但我硬撑着，使自己镇定。

“那里会呢？我们是因为演戏，所以——”

“不过，”他打断我的话，“她已经有爱人了，你自己要小心。”说後，露出一幅诡秘的笑容。

我的脸感到阵阵热。正想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那个女的，虽然是跟她丈夫同鼻孔出气，却打了圆场：

“不会啦！他们是普通朋友嘛，那里会有什么？”

这顿饭，我吃得非常不开胃。虽然我明白他们未必是恶意。

我本来已经很复杂，沉重，矛盾的心情，现在更

添增了一份负荷。多少次了，我把自己的感受隐藏着，压制着。我没有主动冲前，也不故意退后。我希望这样做，不会干扰云倩的去向，也可给自己留下退路，但我终于遭受别人非议。

又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独自在黄土路上漫步，碰到了云倩。换句话说，这受人非议的一男一女再走在一起了。我自己好像犯了罪，有些心虚。

“怎么，这两三天都看不到你？”云倩以不寻常眼色望着我。

“噢！学校事情多，比较忙！”

“你好像有心事？”她把目光转向红毛丹园，问道：“能够坦白告诉我吗？”

“校内的事情乱糟糟，我的确很心烦。”

“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吗？”她不肯罢休，再追问。

“没有呀！”

短暂的沉默，无声胜有声。我们的拖鞋在小径上擦出了声响。

“那天，你房东对你说的话，我在隔壁都听到了！”她望着我，观察我的反应。

“哦。”我有些吃惊，不再多说。

“我的那个女房东也是长舌妇，有很多事情，都是她告诉你房东的！”

“在第三者看来，这么说，可能是一番好意！”

“你这么认为？”她有点意想不到。

“你不认为？”

“不知道，我希望心境会安定下来，可能的话，我想搬家！”从她话中，我已了解她的心理状态。

夕阳早已落入升旗山後头，云雾从半山腰披挂到山峰上。我的心，随着夜色的降临，陷入了一片迷茫中。

转眼间，假期已来到，云倩回去中南马的山城，我也回返西海岸的老家。这短暂的分手，我希望情绪会因此平静下来，让自己想得通，想得透。假如在这个假期之後，我能把这幅莞尔却不属于我的影形，逐渐淡忘，我或许是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我很不愿在情感上伤害她的云倩。

寂寞地蛰居在这西海岸的小镇，只要想到此刻云倩已回到山城，与她的篮球健将欢聚在一起时，我就黯然了。

理论终归是理论，实际上却是另一番感受。即使是短暂的分离，我好像失落了很多，周身都不舒服。吃饭没有胃口，做什麼都没有兴趣，走在老家的路上，好像是回到了升旗山下的黄泥路。真正的情况是，我多麼希望她那端庄的倩影能长留在我心底，而我能带着她那爽朗的笑靥去走天涯。

在恼人的雨夜里，更是百无聊赖，只觉得空虚与苍白。面对窗口，听着淅沥雨声，翻阅着唐诗，明知

那是丈夫怀念妻子的诗句，却不禁要偷偷地遥想着云倩，悄悄地低吟道：“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来表达我那思念之情。

我再三翻阅《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此时，没有任何故事主人翁，像这本书男女主角，赢得我衷心同情。我低徊着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我追忆着云倩与我那萍踪偶聚的往事。我自问是否真的不能没有她？这个时候我对爱情是盲目的，不可能为“爱的真谛”画出一幅轮廓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是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

等到熬过了假期，再次渡过桥威海峡时，我的心境又开朗起来了。在渡轮上眺望，荡漾的碧波，抒发着海的温煦；雄伟的升旗山，披伏着一层多姿的云雾。这山水绮丽的薄岛，曾经有过我的欢笑，也有过我的愁哀。而今，我又回来了。只要上了岸，我将与那在理智上应该摆脱、在情感上却有太多留连的云倩在一起了。想到这些时，我在欢悦的情绪上渗透着一股隐忧，也在隐忧的感受上飘拂着一阵暗香。

虽然，对于未来，我是全然陷于迷茫中，但是，我终于以矫健的步伐上岸了。

我再次回到了升旗山下……………。



六



到了年底，半岛迎来了东北季风。这时雨季已经来临，东海岸也封港了。但因为大汉山的阻隔，来自南中国海潮湿的海风，有时吹不过这崇山峻岭，再加上气压的变化，西海岸偶面也会出现乾旱燥热的现象。

虽说岛上常有海风调剂，但大地在艳阳普照下，蒸发着一股热流。天空中不时在骤然间云层密布，但总是空雷不雨。日夜的气象像是暴风雨欲来的前夕，显得非常沉闷。

旱天骤然响起雷电，发生得十分突然，我们的正学长被扣留了。这件事在学校引起很大冲击。是什么原因被拘捕呢？学校没有表态，警方也没有说明，我

们全被蒙在鼓里。

总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我的处境是有点堪忧了。我这个副学长，很自然地升任代学长，在这非常时期，必须面对校内很多事件。虽然是一叶知秋，但职责所在，就要勇于承担。别人在平时尊崇我，将我推上这高处不胜寒的职位，也是我心甘情愿接受的。难道危急时，我就逃避，就不负责任吗？在这情况下，所能选择的，就是义无反顾了。

我预料会有大事件要发生了，因为校内经已弥漫着反抗情绪。最初是学校季刊发生了不愉快事件。根据传媒的报导，主要是一幅漫画和一篇文章没有经过校方批准，就下版印刷引起的，实际上是这篇文章内容敏感，道出了真相，弄得校方与负责同学之间关系紧张。还有很多伺机待发的小事故，像是提坝的小决口，没有小心处理，将演变成涝灾。

云倩与我的关系，也在这股热流的逼迫下呈现着“郁闷”。她从山城回来后，虽然没有搬出，但比以前沉默了。我不知是自己事忙，很少回来的缘故，还是她有意回避我，总之，难得有个机会碰上她。即使碰上了，在言谈之间，她也仿佛疏淡了些。

学校在发生几个小风波后，每个人的心里多少都蒙上了阴影。我们这些常在讲台上亮相的，挂在脸上的喜怒哀乐，似乎成了他们的行情预测表。每个同学都想从我们脸上试探出某些动向来。而我自己，在这

风雨欲来，紧迫不安的状态下，也卷入了忙碌中。

年青人潜伏着的反抗精神，此时表现得极为明显。那当子，没有人顾虑到这种局面会演变成怎样的后果，总是要冲的时候就冲了。我在精神上荷负了这个重担後，就处在情绪高涨的境域中。我已决定把自己前途孤注一掷。因此对于我那不是磊落大方的恋情，自然或多或少给冷落了。

但我在忙碌过後，有时间让自己冷静喘息时，云倩的影子又出现在我脑际了。说来说去，只有一句，我依然惦念着她，关怀着她！

这个时期，我有大半天时间都是在外过夜。有时赶了回来，冲个凉，或拿了东西就走了。那个傍晚，回来後觉得有点闷，刚好云倩过来谈天，我提议出去走走。她不反对，於是我们在亚依淡路上漫步。

近晚时分，车辆来往频繁，散起步来真不自在。到了纪念碑时，我们走入通往升旗山缆车站的柏油路。这时，路灯亮了起来，除了偶而车过，扬起了马达声响，四下里清幽宁静。云倩在闲谈之後，突然摆出严肃面容，郑重地对我说：

“度山，有件事，希望你能原谅。”

我有点吃惊，“你是指什麼？”

“你知道，我现在处境很困难。我希望能平稳地修完高中。”她顿了顿，“所以，那天老王跟我谈的事，我考虑了很久，觉得没有能力来负起这个重责。”

我这才想起老王曾经跟我提过，要云倩在她校内响应我们正在安排的事。实际上，那是不很迫切需要的。因为她情况特殊，自己去留都已成问题，不能强求她跟我们行动一致。

“你量力而为吧！”我说：“我们处理事情，有时考虑自己，也需要考虑别人。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也很希望你能把高中课程修完。”

她释怀地走着。浑黄的路灯，把我们一双身影在柏油路上拉得很长。

缄默了片刻，她语带关怀地问：

“我听说，你最近在校内是个很受瞩目的人物？”

“你是说，我很活动？”

“哦，有些话，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说吧，我很想知道。”

“你有没有考虑到假如闹出事情来，将会影响你的前途？”

这类话，也曾经有人对我说过。但实际上，当我们被几道狂浪卷向高潮时，是没有顾忌后果的。云倩对我关怀之情，我衷心有感。我现在势成骑虎，难以接受旁观者规劝，但她的古道热肠，却使我的步伐显得有点孤寂了。

“云倩，我们想这样做，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

要捣学校的蛋。我们的学校接受了政府的特别津贴，各方人士都在忧虑它会跟着变质。大家担心，此例一开，其他中学就会在有例可循或在巧言诱导下前行倣效。校内的不安情况，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如果同学们没有反对，没有抗议，将来会对华教不利！”

我的执拗，使她缄默了。

“我知道，你做事胸有成竹。”云倩接着说：“或许我比较自私，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在为大众之前，不妨先考虑自己的成败得失。”

这升旗山下的树林除了夜鸟鸣叫外，只留下了一片寂静。

在往后的日子里，当我碰到云倩时，心底里深感抱歉。我非但没有接受她的劝告，反而在热潮的驱使下，过着冲击惊心的日子，使自己忙得有点魂不守舍了。

又是一连四天，我没有回来。经过紧张熬夜的不正常生活後，当我在深夜回到这简陋的排屋时，开始头晕，发高烧。我终於病倒了。

在寂静黝黑的房子里，我熬过了一个白天。虽然请二房东泡了两盒吉林茶，但喝了之後，病情并没有好转。傍晚时，老王来探望过，他走後，天就暗了。我勉强地睁开苦涩的眼皮，觉得房里的灯光迷漫，四面的墙壁好像缓缓地旋转，顿时感到自己有如被抛弃在一个“万径人踪灭”的境域里。

我是多麼希望，能够早点就寝，明天醒来时，脑筋会轻松些，可以马上加入大夥儿的工作。但我没办法安宁地睡过去。正在想着，想着时，忽然房外有了脚步声。

咯！咯！咯！几声轻轻地敲着板壁的声音。

“谁呀？”

“云倩！”

我挣扎着，正想爬起来，云倩已掀开门帘，把头伸了进来。

“我进来好吗？”她虽有几分踌躇，终于一脚踏上地板，踏了进来。“现在，好一点了吗？”

“出了汗，好像比下午好受点。”

“我刚听老王说，才知道你病了。”她坐下，伸手抚摸着我的前额：“还是很烧呢！”

“还有点晕！”

“你就躺下吧，或许会比较好受。”

於是，我把屁股往前一推，又躺下来。汗珠从我的脸颊流到颈项来，云倩顺手抬起手巾，把它抹掉。

“有流汗最好换件衣服！”

我默然，因为我不想在这陋室里，在孤男寡女的情况下，上身袒裼，被外人看到，有瓜田李下之嫌。她看我不作声，就问道：“衣服放在那儿？”

“不必了！这件才换过不久。”

二房东的木屐声在外面拖着，她顺手掀开门帘，

望望，又走了。我不理睬，当她是透明的。

云倩转过头来，要说什么似的，但终于化做会心的微笑。

“你喝什么药？”

“喝了两包吉林茶。”

“现在时间还早，你还是去看医生吧！”

“我现在不想走动！”

“你大概是疲劳过度，燥气上升。”

“我几个晚上都没有很好睡过。”我说：“前晚几个人挤在朋友家里睡，因为没盖被，大概是着了凉。”

“你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她的责备，带着满满的温情与关怀。大概是怕我再着凉，她把被盖到我的腿上来，然后问：“是不是又为了学校的事忙？”

我不回答，只给她一个“抱歉的微笑”。

她又把被拉到我的胸前，然后，把我的手收进被窝里。我却在这刹那间，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她的手掌抓住了。

在浑黄的灯光下，那幅本来闪耀着红光的俏丽面庞，立刻染上了尴尬的神色。

她把手挣脱，站了起来。

“你要喝水吗？”她回过头来问。

我有点靛靛，心不在焉地点头。

“等下我要去‘吉来’买东西，跟你买贴药好吗

？”

“我这小病，真给你添麻烦。”

云倩端来了茶，等我喝完後，把杯放回桌上，拍一拍那摺绉了的裙，就走了。房子里在布满了柔情似水的声息後，又归於沉寂。我落寞地回想着云倩坐在我身边的仪态，追忆着她端茶的神采。我在想，一个人病了，有人关怀，尤其是云倩的关怀，真是一种幸福。

我渴望着云倩早点回来。

亚依漠公路上，虽然还疏疏落落有几阵马达声传过，屋外也有孩子们嬉戏的声响，但在这孤灯下的陋室，却冷寂凄凉，显得格外宁静。两个小时後，像是旷野里传来了爱音，我听到了云倩的咳嗽声，又看到她掀起了门帘，把煮好了的药端进来，放在桌上。

看到我又出了汗，她说：

“你先换件衣服，才喝药。”

我又想推却，但再也没有藉词，因为我的上衣已经湿透了。

我有点激动地爬了起来。坐定之後，觉得眼前有些星斗。我指着门後的衣架，云倩过去把睡衣拿了回来。

我开始脱衣，不知道是羞涩还是激动，或是在病中火气上升的缘故，手有点颤抖。云倩帮我褪上衣除掉。当她的右手执起睡衣，攀过我的背後，准备让我

的手伸进衣袖时，她斜着身子，那光滑白润的颜面，已迫到我眼前，那不施粉黛的嘴唇，几乎触到我的鼻头。这时，我猛然觉得我的嘴巴除了吃药之外，应该另有用途，应该掌握得住这转瞬即逝的良机。但是我没有勇气。我是个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於是，我懊恼得周身颤抖着，觉得病情好像加重了。

我躺了下来，无奈地说：

“谢谢你！”

她没有作声，看着我的窘态，脉脉地微笑着。

“你这样照顾我，不怕人家说闲话吗？”

“反正，人家已经说了太多闲话了！”她顿了顿，“你叫我怎么办呢？难道看你孤独一个人，生了病，不睬你吗？”

我沉默，再握她的手掌。

云倩轻轻地扫开我的手。“度山，你这样我心里会更难受。”

於是，她站起来端药。

我开始有了内疚，我觉得好像犯了罪。一个多美丽的形态，站在我的眼前，但是，那不是属于我的。我也没有权利去追求。多少日子以来，我为了那古老的观念，让理智强过感情，所以我熬煎着自己。而现在，这股隐痛显得更尖锐了。

我喝过药後，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云倩还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书。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了！”云倩把书合起来，走到我身边来。

没想到我竟睡了两个钟头。

“那你快去睡吧，我没事的。”虽然是多麼希望她留下，但我终得请她走了。

“我明早上学之前，再来看你！”她又抚摸着我的前额，“烧已经退了，你好好休息吧。”

临走前，她把窗帘掩着，道声晚安，掀开了门帘，身子就隐去了。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再有机会像今晚这样，有云倩伴着我呢？除非我又再生一场病，而这场病，的确是一场快乐的病。

我喝了一剂药之后，第二天就如鱼得水了。於是，我回到学校，又参与了那在暴风雨之前显得惊心动魄的活动。

戏剧会的排练工作，依然继续进行，已经开始排台位了。云倩跟着大夥儿在练习，我为了其他事情奔波，无暇顾及。

情绪上的紧张与事务的忙碌，已经习以为常。这一天，当我在夜里没应酬，坐在厅子里又懒得去做功课时，这偶然的清闲，反而使我觉得不习惯了。於是，我想找些消遣。我这“可爱的隔壁”的沉静，使我想起云倩与老王又到日落洞排戏去了。

“去看看吧！”我这样想。

但我又觉得假如能够不去，是最好的。因为我发觉自己这情感的泥足已经陷得相当深了，再让它陷下去的话，可能就难以自拔了。

寂寞、矛盾、犹豫、浮躁。。。。。

我终于跨上脚车，朝日落洞踏去。

来到同学的家，云倩的排演正在进行中。我没有出声，坐了下来。我环视出席的同学，却见不到老王。当云倩看到我，她在角色悲哀的表情上，居然浮现了少许欢悦的神色。但这神情一流露即收敛。我定神一看，发觉她脸色苍白，显得憔悴。

云倩走过来对我说：

“喂！你不要先走，等下陪我回去。”

“老王去了那儿？”

“他说有事，跟一位同学去了。”她说着，用手巾抹去了鼻水，而且连咳几声，声调是乾燥沙哑的。

“怎麼啦？”

“我伤风，现在很不舒服，而且有点发冷。”

看到她病了，我确实於心不忍，毕竟是我的主意，使她这么操劳！

室内，大概是人多闷得很。我朝窗外望去，夜空格外黯黑，见不到星星，树梢钉立不动，没有一丝风掠过。我耐心地等着。

排完了戏，当我跟云倩踏着脚车朝升旗山下进发

时，气象开始有了变化。天边有急促的闪电，升旗山隐伏在夜空中，半山的灯火也淡化了。狂风和摇曳的树林，正合奏着雨的前奏曲。

“快点，要不然，我们赶不到家。”云倩说。

“别怕，有风可能不会有雨。”我加强了脚力。想到假如半路有雨，那就糟了，因为她可能受不了。

“会冷吗？”我问。

“不要紧！”迎面而来的汽车照亮了她的倦容。

我们闷着不出声，继续向前赶路。刚踏过一座石桥，雨丝飘下来了。我向麓望去，两旁都是矮树丛，虽然有几间屋子，但都围着篱笆，想避雨也不能进去。

当凉风掠过，雨点逐渐大起来时，我说：“云倩，怎么办？你不能淋雨呀！”

“可是，这儿又没有地方避雨。我们再踏吧。”

沙沙雨声，在我们周围作响，迫得我也慌了。我的身子已湿了一半，望望云倩，她似乎没有力气再向前踏了。正焦虑着，在距离马路不远的红毛丹园中，终于出现了一座破旧老屋。

“你看那儿有屋子，我们进去吧。”云倩说。

我望过去，屋子里没有灯光，气氛有些恐怖。

“你怕吗？”我问。

“我实在不能再走了！”

于是我们停下，走过木桥，推着脚车，冲向那老

屋去。

来到屋檐下，她已经周身湿透了。

“这间屋子好像没有人住！噢，有点可怕！”她抹去了脸上的雨珠。

看她的容貌，好像走了样，声音也有点颤抖。“你是不是冷得发抖呢？”

“唔！不行呀，我真的很冷！”

天呀，叫我怎么办呢？这里没有火可以取暖，也没有热的烧水，可以驱寒，又没有寒衣和被盖可以披在云倩的身上。我仔细看清楚，屋内黑得可怕，连我也没有胆量走进去。那我应该怎样来使云倩不发抖呢？

“你双手用力地摩擦吧，这样，或许有点帮助！”我只好劝她用这最原始的方法了。

但是，没有效力。她擦了好久，当冷风从屋檐下掠过时，又发抖了。

急促的闪电，把这陈旧的破墙闪亮，接着是几声震耳雷响。我不由自主地把云倩推离墙壁。因为在我初浅的常识中，响雷时潮湿的身体靠墙，会有触电的危险。

红毛丹园的树枝在夜空中摇曳着，风老是在屋边周旋。雨点从檐外飘下，洒在这破落的砖墙，也侵袭着我们的身躯……。

“度山，我，我很冷！”她的声音是颤抖的，双

手也是颤抖的。而我在此时此刻，应该是护花使者，要怎么办呢？假如我的衣服是乾的还可以脱下来给她披上，但它早就湿透了。而在此时此地，只有我那跳动的血脉还有些温暖，其他都是冰冷的。

“这里风真大，我看，还是躲进屋里去吧！”我只好这样建议。

“不，不要。里头黑黢黢地，我很怕。”

这也难怪，因为站在屋外，附近还有一盏微弱的路灯照过来，屋内却漆黑一片。

云倩接受我的劝告，再用力地摩擦手掌时，忽然，在我们脚边有什么东西蹿过，还发出一阵“噓，噓，噓，”的声音。

说时迟，那时快，云倩“噢”的一声，整个人跳了起来，连忙扑到我身上来。这突如其来的推扑，我本能地站稳脚步来保持身体平衡，同时，也把对方支撑住。

我很自然地把云倩抱住了。

“别怕，可能是老鼠！”我说。

少女的羞涩与矜持，在这一刹那间反应得非常快速。此时，她并非半推半就，而是只推不就。她轻轻地想把我推开，但我的双手还紧紧的抱住她的背部。

我发觉自己的呼吸十分急促，像是跑完两百米的竞赛，需要喘几口气似的。那自我束缚，陈旧保守的思想，催促我必须松手，不管我这跳动的血脉会否给

发冷的云情，带来一丝温暖。

我把双手放松了，但就在这时候，云情却把头俯靠到我的肩膀上来！

我心里在叫：“老天，请你宽恕我吧！这并非完全是我的错！”

风又从檐外掠了下来，雨是比较小了。这周围，除了淅沥的雨声外，显得格外沉静，马达声也疏落了。在这境域中，世间仿佛变成了空白，再也没有别的，只有云情和我。

阵阵发香，在我的鼻间飘荡。我轻轻的把云情秀发上的雨珠抹去。

为了避免擦出火花，我往後退了半步。如此做法，我得而复失，宛如丢失了一件唯离难靠的至宝，但在良知上又似乎好受些。

“云情！”我在喉头低声唤着她。

但她沉默不语。

我的双手握紧她的肩膀。

她还是没有反应。

“怎麼啦？”我问。顺手把她的下巴轻轻地扳高，我才吃惊的发觉到，她哭了！

我见过云情嬉游时欢笑的面庞，也见过她独坐愁思的神态，但在我们结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抽咽着鼻孔，眼角泛着泪光，喉头在欷泣着。

这情景，使我的心沉甸了下来。

“云倩，我很抱歉！”我掏出了手巾，将她脸上的泪珠轻轻抹掉，“我原本就不应该踏进你的生活圈子来。”

“命运真的在折磨我！我不明白杭城地方这么大，你却偏偏住到我的隔壁来！”云倩涕泣着说，那挫折的容颜益显得凄楚无助。

“就算是老天错误的安排吧！但是——”我应该说出压积在心中已久的痛楚，“但是，我所以会自己难受，就是因为了解你的处境，我极不想干扰你的感情……”

“好了，好了，你别说下去！”我的话终于被她打断了！

这周围，又回复了沉寂。风跟雨都停了。而这突然间没有了谈话的沉寂，的确是有点不对劲。云倩在经历了这场内心的斗争後，可能是血液加速了循环，所以不再发抖，而人也稳住了。

过了半晌，她坦诚地说，“度山，我觉得我也有错。当然，这些错，是因为我们相识在不对的时间与空间……”她的声调有点走样，就此停顿了。

为了使她能持续说下去，我默默不出声。

她说：“有时想到自己喜爱的，我当然很自私地想长久地拥有，占有他。而这些日子里，我痛苦就是因为我没有权利，也不可能这么做！”

我还是不开口，再耐心地等待着。

“为什么你不说话呢？”云倩拉住我的手问。

“我是应该受批判的人，能够说什么呢？我只希望能冷静。”我把话头一转，“但愿国兴不会责怪我！”

在我的生活中形成阴影的名字被提起时，云倩多少有点黯然了。我进一步问道：“国兴近来好吗？”

“生意做得不如意，面对很多经济上的难题。但无论如何，这个人对我有恩情；我不能对他负义！”云倩终于相当坚决地表示她恩情归何处？

在矛盾激动中能坦白地说出她的心迹，我佩服她的果断。这也是我与云倩之间迟早必须要有的答案。但是看着别人上了天堂，我自己必须下地狱，我的感受又如何呢？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如何去描绘！

“云倩！你这样想，这样做，都是对的！”我应该这么说，才能表现出我的情操并不卑下。

“假如我结了婚，我们的这一段情，就说是友情吧，还会继续，还会存在吗？”云倩望著我问。

我惨切一笑，没有回答。

期望已经幻灭，幸福即将远离，……

这时，我想起了诗人的名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而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於是我问云倩。“你有唱过《偶然》这首文艺歌吗？”

“我知道有这首歌，但曲调不熟。我曾经朗诵过，还能记得一些片段。”

我喜欢听云倩朗诵诗歌，就请她念给我听。她顿了顿，然後用很沉著投入的声调轻轻地在我的耳边念道：“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运腔与咬词都掌握得很好，她以诗的后半段来表达她的感受，反映她的处境。我听了之後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淋下。我在自问，我是不是被遇到了“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的境地？对于曾经盼望的，似乎拥有的，眼看即将失却，我的心中在绞痛。

知道我听了之後可能怅然若失，她带着怜惜的神色望著我。

“雨停了，也很迟了，我们回去吧！”我还没说完，她又泫然泪下。

“不要悲哀，希望你常常记住我的情误，我的缺点。其他的，最好你忘掉！”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忘掉！”

“不要太冲动，云倩！”我恳求她。

她抬起头来说：“将来，不管我的生活是幸福，还是悲苦，不管我走向什么方向，我会怀念你。”

听了这番话，我更凄惶了。

我只能在心底深深地呼唤了一声：“云倩！”

夜风又掠过这凄迷的红毛丹园，树叶上的雨点抖落在地上，发出轻微声响。云倩和我各自拖著沉重的步伐，推着脚车，走上了马路。

升旗山，这檳城人民引以自豪，外地游客慕名响往的升旗山，此刻又陷入了浓郁的夜雾中。

我的心，正如升旗山的夜雾一样的迷蒙。





七



每件事情的发展，有趋前的进程，必有后续的反应。感情的天地也一样。

云倩与我并不是居住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人多口杂的社群中。我们的一举一动，想不让远在山城的许兄有所风闻，也不是容易的事。

这一天，我收到了国兴写给我的一封信。

是云倩在假期回去时，对他露了一些口风？还是有些惟恐天下不乱或是打抱不平的人，向他通风报讯？我想这都不需要去追究，因为这封信，写得十分婉转与得体。

他先是抛来一顶高帽，赞我在校中的表现不凡，接着讲述因为家中生意没人打理，不能重回檳城的遗

憾。而最主要的是描绘他与云倩必须暂时分离的痛苦，希望我们这些作为邻居的学生领袖，多帮助并开导她，让她顺利完成高中课程。

我在想，他这封信要是兴师问罪，带着恐吓或威胁，我这种品行拿丁等的叛逆青年，由于自负的性格使然，恐怕就会跟他来个宁为玉碎，不与瓦全。但他以退为进，写得谦虚有礼，而且拜托再三。我看了要如何应对呢？

老实说，我只觉得汗颜，只觉得内疚。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要求什么呢？虽然那严格分析起来是不很高尚的情操，还不时在脑海中作祟，但在收到了国兴的信後，我终究很冷静地，用理智把自己控制着。

我深切了解，要减轻烦恼，就只有跟云倩暂时隔离。虽然隔离後在牵挂着她时，我依然会有痛苦，不过，道义的责任可能不会那么沉重。

我在亚依淡的这间房虽然还租着，但却很少回来住了。我带了简便行装，在日落洞同学的居处住了大半个月。这本来不算长，但在感觉上好像很久没有见过云倩了。不知道她这几天怎样了？我还是常在怀念

我的人。我在日落洞，我的心依然离不开那令我陶醉的升旗山下。但风云变幻何其急，陶醉也好，迷恋也好，痴情也好，那平地一声雷，却敲醒了我跟云倩的

一场梦。因为就在这个时候，隐伏多时的风暴，终于暴发了。

学校对我们严厉的打压行动，使同学们那箭在弦上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季刊酝酿的事件，现在发展到了高潮。社长被开除学籍，主编被记大过两次，禁止参与一切学校活动。出版物被停刊，不能再印行。而前些时候被扣留的学长，也已被驱逐出境。凡此种种，对于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一路来对学校接受特别津贴的不满情绪，终因这次突发事件而引爆。

最后的小组会议，是在一间简陋，点着煤油灯的住家召开。大家认为一切都部署好了，而且各方面反应热烈，在形势所迫，情绪所趋下，此时此刻只有向前，不能退却。由於我是代学长，他们推举我担任行动委员会主席。

当天半夜里，我们决定翌日上学时，即刻采取行动。而其他小组成员必须半夜行军，把消息传达给负责人，以便在清晨敲响上课钟後，即一呼百应，进行大集合。

事到临头，我反而冷静下来，觉得头脑有点空旷。在夜阑人静，踏着脚车回去时，我只有两种感觉：一是，明天早上，我们将要做的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二是，我们这么做，肯定会将校方接受特别津贴的内情加以揭穿。

第二天，一切都照原定计划进行。高中班同学先集中到学校大草场。校长与训育主任闻讯后赶来跟同学们周旋了一番，要大家解散，但不能如愿。后来同学们移到宿舍饭厅集合，气氛还算平和。有几个学生领袖站到饭桌上，阐明集会的目的是反对校方接受特别津贴，并抗议学校对我们的严厉打压，主要火力是攻击校长与训育主任一手遮天的霸道。校董部有好几个代表赶来，劝我们解散，因为南方事件，惨痛犹新，不要重蹈覆辙。而训育主任还连续几次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形式有点像师生辩论会。

在与董教的代表唇枪舌战一轮后，学生终于冷静下来，起草了对校方的十项要求，声言如果没有满意的答覆，集会将不解散。对方也表明，董事部将于下午五时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有关事件。

由于要等待董事部的回应，大队人马转入了礼堂集中。我们从早上到下午，集会的地点要三易其所，主要是大礼堂辟为剑桥试的考场，有一批学生在应试。等到近午，他们考完了，我们才转移阵地，乘虚而入。可见学生的集会还是很有分寸，没有冲进礼堂去捣乱他们的考试。在这儿，气氛显得比较松懈，除了喊喊口号，唱唱歌，也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

整个局面到了下午三点就急转直下，当膳食组分发面包给同学充饥时，校园内出现了全副武装的镇暴队，听说这是刚成立的一支部队。他们原本是从太平

调往亚罗士打，在半途接到消息说檳島有学生大规模作乱，於是马上渡过檳威海峡，赶到现场来。

他们来到大草场时，便如临大敌，即刻戴上象鼻式的防毒面罩，然後向内移动，在礼堂外排成一列，枪口对准礼堂。当时我还在台上讲话，一位教育局官员带着警长登上台来，抢去了我的麦克风，即刻向大会宣布，政府已引用法令关闭学校廿一天，警官也下令所有同学，在五分钟内解散，不然将采取行动。说罢，退下台去，把播音电线拉断，人还没有走出礼堂，催泪弹就乒乒乓乓地射进来。

我在台上望下去，礼堂内在阵阵爆炸的声响後，正弥漫着浓烟。所有同学分不清什么是炸弹，什么是手榴弹，什么是催泪弹，都翻向讲台两旁大门逃窜。那出口处有几级石阶，阶下停放了很多脚车。初中生身材比较弱小，通过时脚车倒下，压着身子，比较壮大的高中生则从脚车上踏过逃跑，如此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而我们这几个留在台上的，已经前无去路，如果冲下台去，肯定跟镇暴队员碰个正着。这时只好往讲台後的窗口，纷纷跳出。这离地八九尺高的窗口，平时我们是不敢跳的，在遇难时，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学校的风潮，使到这长远以来都很宁静的岛屿，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中。

我在想，学生的大集会，是对校方不满的一种抗

议形式。这其中，没有暴力事件，只是一项请愿，大可以让董事部去寻求对策。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学生的行动又太过越轨的话，才交由警方处理还不迟。为什么警方迫不急待地采取了断然措施呢？

我想这就是接受特别津贴的后果已经立竿见影了。接受额外的补助就得表现得更加合作，更驯服。难怪董事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订在下午五时召开会议商讨学生事件，但警方却理直气壮地提前在下午三时射他们的催泪弹，驱散学生。我为堂堂的董事老爷们叫屈，他们接受了特别津贴后的面子何在？权力何在？

傍晚时分，我在饱受了那叫人热泪纵横的催泪弹烟硝后，在一个孟加里籍队员用鞭长的藤鞭追赶下，从宿舍前门退出。我滑着亚依淡路，步行回去。

这时，夕阳倚偎著晚殿，像泄了气似的挂在升旗山上。亚依淡路上行人和车辆，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带著好奇的眼色，在追寻、在探讨他们所不太了解的事。

几天来，情绪上的紧张，加上整天的抗争，又跌又撞又跑，我此时已经十分疲惫了。来到了排屋路上时，我周身都是汗，都是泥。因为从早到晚没有吃过东西，只是拼命的喝水，我开始觉得脚有些酸软了。

忽然间精神一振，因为我看到云倩站在黄土路旁，远远地望着我。看到她，我就像在汪洋中载沉载浮时，看到了救生圈，在惶惶中有了寄托。于是我加快

脚步迎上前去。来到云倩面前，非常出乎意料，她的态度是呆板严肃的。

“云倩！可好？”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天没有见面了。

她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此时她是要责备我，还是支持我呢？

她是那么诚挚地拨去了我衣服上的泥渣，轻拍我的肩膀问：“你没事吧！”

我苦笑，没回答。

她那感同身受的模樣，的确使我很感动。于是，我挽着她的肩膀说：“我们回去吧，没事的，还是回去再说！”

回到自己的屋里，还好，我的房东夫妇都外出了一，要不然，他们又要拉着我问长问短。于是我冲凉，吃过了些东西，觉得体力与精神都回复了原状。

在客厅里，我正扭开丽的呼声，想收听这动乱的消息。云倩忽然急匆匆的跑了过来，伏到我的耳边说：“老王刚刚回来，又走了。他要我告诉你今晚最好别留在这儿，因为学生领袖，可能会出事。”

“云倩，不会有事的！”我保持镇定，知道自己没有那种份量。

“你最好还是走吧！”她催促着。

“叫我上那儿去呢？其他同学的家还不是一样！”

“你可以找比较偏僻的地方。”

“我没有亲戚呀！”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我没有回答，在考虑着。当然，云倩的好意，我不该拒绝，正在犹豫，她再催我：

“你还是去吧，提防总是好的！那儿，我有个亲戚，你随便跟她孩子睡一晚，明天再说吧！走，迟了搭车不方便。”

我心里只有感激。

在丹城武雅一间简陋的歪着屋过了一夜，我又平安地回来了。

第二天，整个江城在动荡中。所有传媒，包括丽的呼声，广播电台，各源流报章，都图文并茂，铺天盖地地报导这项轰动的新闻。校园内除了有军警驻守外，看不到学生的踪迹，宿舍也人去楼空。这弦歌不辍的学府，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杳无人烟的空域。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远在外州的学生家长们，听到了学校发生动乱，个个都牵肠挂肚，坐立不安。我的家里也来了一封急电要我回家。我还有事没有办妥，不能离开。虽然，行李还留着，但我已经不住在这排屋中，而是跟老朋友移进一家公馆里。这公馆是当地华团领袖的俱乐部，集合在这儿，比较方便交换意见。而我们单纯的想法以为躲在这朱门之内，有了庇护，

比较不会出事。

其实住进俱乐部的不只是学生领袖，尚有数百位寄宿生也陆续移进两三家商业公会及头家别墅，因为关闭令一下，所有寄宿生被限令在翌日上午十时搬离宿舍。而寄宿生多是远道而来的外州学生，被驱赶之下，举目无亲，不知何去何从？在有关团体的安排下，他们才暂时找到栖身之处。

那天下午，当我们在俱乐部客厅商讨问题时，老王过来对我说：“云倩在门外等你。”

我黯淡的心境忽然发亮，连忙起身，走了出去。来到了大门，只见云倩背向着门口，我上前拍拍她的肩膀，“你怎么会来的？”

她眉头深锁地说：“几天不见了，来看看你。”

在这个时候，这种处境，这样的场合看到云倩，我比其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更加兴奋、更加感激。

“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来的。对你不好！因为现在风声鹤唳，周围有很多眼线在监视着。”我说。

“我不怕。”

於是，我带她到小花园的石凳坐下，谈过这几天的生活情况，她把谈话转入正题，“你现在准备怎样呢？”

我缄默。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奈，我故作悠闲地摘了枝树枝。“我想天无绝人之路吧！”

“但愿如此，但你总该有个打算。”

“现在还是茫无头绪，无论如何，你的关怀，我将永记不忘。”

我们很自然地紧紧握住了手。在这个时刻，这种心态，我们完全没有其他念头。在我的感受中，洋溢在我们之间的，只有真诚的关切与挂怀。

她打开皮包，掏出用纸张摺好了的一个小包，“我听老王说，你们最近情况不很好。我刚刚向亲戚拿的，你先拿去用。”

我真的羞愧了。实际上我这天早上已经有钱了。“谢谢你，今天我刚接到家里寄来的钱，这个你留着。”

“真的吗？”她不相信。

“哪！没骗你呀！”我掏出了挂号信的信封给她看。

这时，有位同学跑了出来，说里头有要事谈商，要我进去。云倩知道我忙，也就起身告辞，临走时她说：“住在这儿人多复杂，你得慎重，不要大意。”

“你去吧！我知道的。”

她挥挥手，朝着柏油路走了出去。我望着她那离去的背影，突然有股悲哀涌上心头。因为我深切了解，处在这样的景况中，云倩这幅背影，我能再看到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我本来打算在这山明水秀，令我难以忘怀的岛屿，多逗留些时候，但事与愿违。发生了这件大事，我

们被开除是难免的。平心而论，我们十来个领袖，因为策划罢课，被开除学籍应该是无怨无悔。但校方为了使这项运动后继无人，却乘机开除几十个同学，这冷酷的手法，可说是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我们身受华文教育的熏陶，在“爱吾华教”的感召下，揭竿而起，牺牲小我，最大的目的是在唤起华教人士的注意，认清特别津贴对华教的弊端！这个主要的目的既已达到，我对其他诸如执政党的组织调查委员会，反对党的藉机声援，也就意兴阑珊了。与其旷日持久地留在檳城，期求有关当局网开一面，不如道声后会无期，自己好自为之，去奋志前程！

我终于决定离开这有爱有泪，有情有恨，而且曾经花了三年时间，接受春风化雨的“东方花园”。

这一天傍晚，我回到旧厝，跟所有邻居辞行，然後跟云倩坐了一会。奇怪的是，我们即使有很多话要谈，但在这临别前的刹那，大家都变得欲言无语了。我虽然尽量想找些话题，但是话到喉头又觉得这些都是多馀的了。

她坐在窗下那张旧藤椅上，脸色有点苍白，神情是很不自在的。她在思念些什麼呢？是不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我能体会她的感受，正如我了解自己的心情。

我坐着，不时地望着她。到了这个时候，我已不想多讲话，只想多看她几眼。因为她的高雅的仪表，

她的开朗的话语，她的恳切的劝慰，将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可能在浪迹生涯中永远记住她的笑容，也可能在坎坷的境域里缅怀着她的一片纯真……………。

最后，她低声感叹地说：“你既然已经决定走了，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你留一个长久的通讯处给我吧！”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我说：“云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如果我们还有那份心去互相惦记，那么任何形式的连系，在我看来，都是不很重要的。”

我为什麼这样说呢？而且说得近乎无情。在收到国兴的信后，良知迫着我这么说，我不应该再让云倩留下任何幻想。

她睁大了眼睛，“什麼意思呢？”

“多少日子来，我想摆脱，都没有成功。虽然我不舍得走，但形势迫着我离开，我什麼都得放下了。”

云倩听了，没答腔。

窗外那红毛丹园，正浮泛着夕阳的餘晖。

我继续说：“无论如何，请原谅我。”

“我们都快分手了，何必再说这些呢？”云倩说：“走吧！到街场去，老王和我准备跟你饯行。”

当我们漫步穿过黄土路，走上亚依淡大路时，我对这一年来，曾经每天踏过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儿，曾经留下了云倩与我的足迹，这儿，也曾有过她的哀伤，有过我的叹息。而今晚，我应该是最後一次在这儿走过，我离去之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机会再回来？想到这些，我真想痛哭一场，只是有泪不想在她的面前轻弹。

在那间小饭店吃饭，我的心情是坏透了。大家心里明白，草草地吃完就走。云倩与老王回来帮我把行李搬上车，然後送我到码头去。

走上渡轮的时候，暮色已经苍茫了。旅客挤在船舱里，只听得满舱喧嘩。云倩帮我提行李，为我找到了座位，渡轮就快开行了。我想这是我最後的机会跟云倩谈几句，但老是说不出。我激动地咬紧牙关，把千言万语化成一句：“云倩珍重！”

她，眼眶有点潮湿，望着我说：“度山，有人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希望你努力！”

汽笛响了，老王跟云倩退回码头，渡轮徐徐开动了。

这时夜色渐浓，云倩一边挥着手，一边在抹眼角。老王也沮丧地凝望渡轮离去。想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真想跳下海，再游上对岸去……

我终於离开了檳城，离开了升旗山，离开了云倩

我的心在呼唤着升旗山，呼唤着云倩。

平静的槟威海峡，在渡轮驶过之处翻起了几道白浪。我在自付，一切的成败得失，所有的公义私情，都将随着这白浪而消失无踪，变成船过水无痕。但我们的大胆抗争，我们的无畏牺牲，会否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点滴的痕迹呢？

这以後，我开始过着颠簸的生活。一年後，有个偶然的机会重访槟城，我回到升旗山下那简陋的排屋去寻访旧友。我当然也走进以前那“可爱的隔壁”去，希望看看云倩。但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她的女房东告诉我，云倩已经停了学，早就回到山城去了。

这，都是七八年前的往事了。

而今，我乘坐的山城巴士在经过多次的峰回路转後，已经开进了市镇。我終於从往事的梦境里回到现实中来……。



心绪是有点落莫的，我携着简单行囊下了车。没有人认识我，正如我也不认识别人。这山城市容如旧，只因土产没价，市井显得萧条。我对几条街的方向，大致上还能记得。于是我跨过了马路，朝着左边横街走去。

四周环境很宁静。这里没有我们在城市里听惯了的马达声，只有燕子归巢在街市屋檐下发出阵阵喳喳的声响。晚风从山边掠下，这入夜之后的山镇，正浸泡在恬逸气息中。

我终于找到久别的亲戚。王齐叔跟我多年不见，款待我非常周到。小地方人情丰厚，使我这寂寞旅人，顿时感到温暖。我在他店中冲了凉，洗尽旅途上风

尘。他从外头买来了可口的烧鸭，与我共进晚餐。

饭后，我在门口纳凉。王齐叔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多年来都难得有机会碰面，现在你来了，但这小埠头太简陋，没有什麼地方让你消遣。”

我来此目的并不在於消遣，而是云倩那长年不灭的影子把我给吸引了来。王齐叔既然这麽说，我只好顺水推舟地答道：“你别客气，我们这麽久没见面，我常在想念。今天路过F市，就转过来跟你聊聊。”

后来，他要请我看九点场电影，我当然不想去，就提议到街上去散散步。夜里，山镇寂静得很，只有咖啡室内和电影院外聚了一些人。马路上有几个马来人骑着脚踏车在嬉戏。使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电线上和屋檐下的燕子，又多又吵，老是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问起王齐叔杂货店生意做得怎样？他哀声叹气地说：“很难，这地方看来是没有什么前途！现在村民不多，碰到行情坏，杂货生意相当竞争。我们这一间，总算还勉强维持。前几个月有一间才关了门。”他停顿了一会，似有所悟地说：“对了，这间店的老板，我想你会认识！”

我怔住了，大致上已猜到几分。因为我知道许兄是经营这行的。还没等我开口，他又往下说了：

“他叫许国兴，以前在檳城你那间学校念过书。还有他的太太，也跟他在檳城读过书。你认识他们吗

？”

“哦！”我支吾着，因为在我还没有肯定要见云倩之前，最好避免谈到自己的心事。再说，我的猜测没有错，现在终于证实云倩已跟许兄结了婚。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是“近乡情更怯”了，只能敷衍地说：“认识，不过不很熟。”

这时我们已经走进了大街，这儿虽然宽阔些，街灯也比较明亮，但还是很少有车辆与行人往来。我看看手表，已经十点了。这时间对于来自大都市的我，算是很早的，可是对于山城人来说，已经迟了。王齐叔指着一间店屋说：“哪！他们就住在这儿。”

此刻，我的脉搏有不规律的跳跃，步伐也有点踉跄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云倩的住所。这是间两层屋子，楼下是店面，楼上是住家。屋外正伫立一枝水银街灯，把屋子照耀得比别间明亮。

人事沧桑，变幻莫测。八年前那一段欢乐与愁哀的日子，对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但是云倩呢？她是不是还记得这些？我茫然。至少她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她的店外，在水银街灯的照耀下，带着落莫的心，在寻找往日的旧梦。

店的大门已经关闭了。昏黄灯光从门缝中透露出来。我想他们大概还没睡吧！抬头望上二楼窗门，布帘正低低地垂着。窗边板壁经历风吹雨打，灰水已褪了色，正留下斑驳的痕迹。里头没有些几声响。我想

，要是云倩在无意中探头往窗外一望，看到在这深夜里，步行在寂静街道上的人，原来就是她的旧相识时，她会有什麼感觉呢？她会有什麼反应呢？想到这些，我黯然了。这世间，虽然凄巧的事时时刻刻都在搬演着，但当你很想碰到这种巧合与奇迹时，它却永远不会发生。

这时，王齐叔提议到对面食摊去喝啤酒。我没有反对，因为这几年的浪旅生涯，烟与酒已成为我最好的伴侣，我几乎是半个酒鬼了。来到那食摊，我选择张藤椅坐下来，正面对着云倩的家。

分手了将近八年，走遍了万水千山。一路来跟云倩相隔得那麼遥远，我没有她的消息，正如她没有我的音讯。但就在这深夜里，我来了，我们又相隔得那麼近，可不是吗？我们只隔条马路。我此刻正望着她的窗口，只要有风吹起，把她的窗帘掀动，我就可以望穿她的半个楼房。但这山城，晚风即使充满着冰凉之意，却老是吹不动她那低重的窗帘。我在想，风呀！你对我这远方来客为什麼那麼冷寞呢？平时你可以吹得呼呼作响，把窗帘吹卷了起来。此刻，你只要使它稍为飘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但你是那麼执著，该吹的时候不吹。我只能埋怨这山城的夜风，真是不识人意，不解风情。

我多麼想壮起胆来，去敲开她大门，然後轻轻地问一句：“你好吗？”让我看看她，也让她看看我。

不管她是欢迎这不速之客，或是忘却了这浪荡青年。总之，我怀着满腔热忱来到山城，在最低限度上，应该让她知道我来了。可是，我在行动上又不够大胆和鲁莽。

王齐叔举杯跟我呷了几口啤酒，我整个心灵，仿佛放松了些，话也比较多了。我开始反问：“他这间店怎么会倒闭？”

“哦，国兴在读书时，他父亲年老有病，就经营得不振起色。国兴停学回来帮忙，虽然顶了好多年，但也做得很拮据。近期因为拖欠人太多，没办法维持。”

“现在孩子几个了？”

“两个了！一男一女。”

我呷了一大口啤酒，直往肚里吞。

“我看，你倒相当可以喝。”王齐叔不明底细，称赞我的酒量。

我苦笑了。我说：“今晚碰到你，很高兴，所以想多喝几杯。”

“是呀！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他又跟我倒酒，“来，今晚就让我们喝个痛快吧！”

我再喝几大口，不仅为了要喝得淋漓一点，也想谈得尽致一些。

“那么，他的太太现在干什么？”我继续追问。

“哦，提起他的太太，那倒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王齐叔的语气带上几分酒意了。“她有个姐姐是当舞女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这里的人都很看我女人去干这一种职业。而她呢，对面的这位许太太，在年轻时，也是蹦蹦跳跳，很活动。现在呢，你知道她怎样了？”王齐叔顿了顿，燃起了烟。我心里捏了大把冷汗，不知道他要把云倩形容成怎样的人物？“现在，她是个标准的好太太！”

我松了口气，也燃起了烟来。

“这家姓许人家，现在生意倒了，他太太好在能吃得起苦，你知道吗？她现在每天都跟人家车衣来帮补家计。”

我听了，很难形容自己的感受。往年那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脑际。那矫健的跳栏双腿，在篮球场上追奔跳跃的劲姿，诗歌朗颂时脉脉的声浪，话剧演出时深情的投入，雨夜时湿漉的身子，在我怀中的温馨，一切的一切，都是绮丽，都是难忘的……。但现在她遭逢逆境，只得面对生活。这种“不把双眉斗画长”的决心，谁还能说她闲话？只是我知道她际遇後，不能也不便帮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於是我沉默了，只管喝酒。我想云倩在当年跟我说过话，向我表白过的立场，都没有虚假。她丈夫应该感到骄傲。

我把身子稍为往後躺，抽着烟在思索着。山城的夜风在街道上掠过，夜雾渐渐地浓郁起来，那個立着

的水银街灯，似乎也转黯了。我凝望着云情的窗，依然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候，她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后院洗衣裳？还是伴着丈夫谈天？或是在教孩子读书？或者是在看武侠小说？还是她已经在这山城清冷的境域中甜蜜地睡着了？总之，我猜不着。虽然伊人近在咫尺，我却有人隔万重山之感。我在真相已经大白之后，若有所失地想起了名家说过的一句话：“让阳光去照耀别的人，我们这黯淡的生活自有我们的幸福……”。

“你难得有机会到这山城来，认识的朋友应该去找他们坐坐。”王齐叔的话，把我从沉思遐想中唤醒过来。“这位姓许的很好客，我们现在就过去跟他聊聊好吗？”

我是多麼地想去。但我就考虑到果真走过去，把许兄唤了起来，又把云情请了下来，那将会是个怎样的场面？对我又有什麼好处呢？如果场面处理得体，云情喜不自胜，国兴或许会给往年的老邻居留点面子，表面上敷衍一番，但心底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对他来说是很不公道的。我想过去的事，就应该让它过去了。云情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家，我的影子是不应该再出现在他们圈子里。在这寂静的山城，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安祥得像一湖静水，我何必去“投石冲破水底天”呢！

我婉拒了。我说：“今天坐了整日的车，我想早

点休息！”

结过账，我们起身就走。

山城的燕子也沉寂下来了。

夜留下了一片寂寞！

像诗人所说的：“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抖一抖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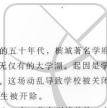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早，我携着简单行装，跳上F市的巴士，往西海岸去了。留下了我这长年怀念的山城，在一阵晓雾的迷蒙下，在一片燕语的呢喃中。



一九六四年写於新加坡
二零零三年修订于巴生

光明日报 记者

专访



远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燕城著名学府爆发了我国在独立前，绝无仅有的大学潮。起因是学生反对校方接受特别津贴。这场动乱导致学校被关闭廿一天，六十多位在籍学生被开除。

在开除名单中，有一位名列榜首的，在六十年代崛起成为星马文艺作家。他出版过短篇小说，散文，独幕剧及中篇小说《升旗山下》。作者就是当时的学生领袖陈达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他参与政治，活跃于华团，很多朋友认识陈征雁，却很少人知道他是当年的陈达人，而很多老同学认识陈达人，却不知道后来的陈征雁就是他。

在作者出版的多本马华文艺创作中，他对《升旗山下》情有独钟。这是一本以学潮为背景的爱情小说

，会下主发有过的感人打学准出长绪潮
动商心就导的爆，经起敏责的除不止学情风
行会担学诱抗，刊有引容负厉开，禁正的的
独学家中言反导李设刷内关严被次被的生课
单中大文巧生报本章印章有取长两刊捕学要
是文。华在学媒一文版文使采社过摩拘。大
学校致他或是传一篇下篇，是刊大，被境，
学华致其，这据内一就相於季记动展出篇，
们他一，循。根校与准是真，该被活时逐之引爆，
我其求开可效。为画批是了它，编何些驱上引爆，
质有便例有行原是幅方其道坐行。与。已如此
变投以此在前要点一校，，如压籍参版则有因

影响对只搞大深使烈月城宝这课游注影反潮，议更将激一横金。罢街关的时学月抗时，更十从，山的上社数当的四了同贴了底，也新有者华华们起年为，津开年广牙及，有醒对我撤二学籍别展了更都以书，唤来，而第中学特是到面华蒋血议于彼是贴。文除受於。盖，英骂抗于件解津端华开接，动搞保，的会在事了解开同被解质行潮怡坡有集的这个特个四生了变课学到隆，的日于我受一的学层校罢，延古中有，至，接是城批一华的初漫，其，行

，接受特别津贴後对华文中学的弊端。

根据简单的发展规律，孩子才被惊醒了，就会啼哭，母亲以这课会被趋前加以照顾，或许可的课会麽说，是先有热潮，许天可的课风潮，是往後才掀起波澜的壮阔复兴运动。

只是学生的抗议风潮，是长有但只粗织性的。虽然意义深，散了。一在表面上像是在黑夜中亮了一根火柴，只提出一点光亮，但复燃了，则是个向前的火把，但百年不倒。

记者：被开除学籍之後，你会不会後悔？以後你的人际遇又该如何？

陈征雁：我既然参与挑起，就要勇於承担。我当时，我们被严禁转学，我们建足信心，我们不被任何学校录取。我们比猛兽更可怕。

我记取了校歌中的两句训诲：

“努力创造，奋的志前程”，开
始了一段坎坷的人生孤寂之旅。

我马，各，同动。
在来与源审时。
外西委流核对
浪里员教他犯
迹，的官成规
了，出成员为
十任员的正员
多了，录式果
年一统取公取
重公全升员律
同职国级，行

职。国学当生
声为有较年效
所了关草禁？
在面的场止
、试教时我
在、与育，随
十查场教人
年访所退的
的，没禁
服我当弄令
务走我清楚
期遍踏是否
间全进，还

我年不物的是，只，否
举青气换长。现要志定
这的候星河过在自千朝
个一，移中去是努力的
例子，谈兴是错的，雄
，在励衰中的，将抱心
目遭志文有，非来着，否
的到图替非现来看，极
年访所退的
在、与育，随
十查场教人
在、试教时我
在面的场止
、试教时我
在、与育，随
十查场教人
年访所退的
的，没禁
服我当弄令
务走我清楚
期遍踏是否
间全进，还

记者：是什原，促使你将三十
前旧作，重新修订，再出版
呢？

陈征雁：有俩个原因。我于六十年代在播
新加坡文化部任《电视与广播

刊文社比较由业拿果不来版
该的版式喜。事就结都以出
在我出形较》刷。面久新
普的，比下印机锋方长重
篇错坡副我山创刷先刷我它
中不加印本旗开印路印以将
个应新港这升在型开，所要
这，反是香独《友小作计。愿
时，都去惟说朋朋架去设意心
编过，交。小老一书。人个
主裁籍，样篇的了本排如有
》连书版像中我买这编尽都
连艺出版的于，我在能，都

写作限制，就了访他在此相体与去敏我绘在有
年代，到袖将，见不解种过不，描汇具
年的十照家时照，片可大经耕。经下的溶较
十境五的红国透色挂况联南意。已背景件比
六环在迅画的大彩张情苏泰生现的情代事它
在我，一们在大，非，到游放时的代事，希
是客言登上我，手小时，在退旅，开说潮，希
因多欲一套，来握衡一现己的课这小学中，
原很所藏家代闻东大披了也道的在篇年程义，
的有畅收人年京泽的，到共地感。这当进意
外还能们第十北毛泽的，马昔敏了强把事实
另，不裁会七同与全一同，经是感知，故现

记者：经过修订后，你是不是较详尽而
地记载了这个学潮的始末？



大时代的 大义与情爱

评征雁的《升旗山下》

陈雪风



—
《升旗山下》是一本中篇小说。

它初版于1968年，2004年出版修订本。

《升旗山下》描写了一则非常美丽而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在动荡的五十年代。它有作者征雁“自传”的真实色彩，但更要珍惜的却因为它是一篇小说的艺术作品。一如作者创作了这篇小说多年后强调的：“我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历史。”

然而，要非常肯定的是没有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绝不会有《升旗山下》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因此，现在来谈这篇有警觉与理想的小说，不可

避免的是要先回顾那段惨酷恐怖的历史。

那是马来亚独立的前夕(1956)，北马著名学府，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发生罢课学潮，遭遇到当局立即采取“镇暴”行动，放射催泪弹驱散，同时立即宣布关闭该校三个星期。继之，并宣布开除68名学生的学籍。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宗震动暹尔的学生运动。

该中学两千六百名中学生，据悉有千多名参加当天的罢课集会。会上组织了一个“全体同学争取和平读书环境委员会”(包括委员廿一名及各班正副级长)。集会罢课的学生在被警方镇暴队发催泪弹驱散之前，也拟出十项要求，提呈于董事部。

由学生的十项请求看，可以窥见罢课集会的导火线，与当时社会舆论的揣测不谋而合，是因为该中学“秘密”，未与其他中学董事部磋商而接受政府当局的特别津贴，政府治安当局逮捕该校正总学长，学生出版的期刊学报(第四十一期)刊登一幅漫画与一篇文稿(一篇社论)，未经校方核准，因而该期的学报被禁止发售。其社长主编与编委等同学则受开除，记大过之处罚。因此，可见学生的罢课集会表彰的是他们关切学校的发展，关切同学的人身安全，以及维护他们在校园内的文化活动。

学生这次的罢课行动，揭示了该中学接受“特别津贴”，其条件不利于华教的独立。实际上，这也是华文中学改制的弊端。

该中学罢课学潮，在当局一纸通告关闭三个星期後，经在1956年12月14日午夜12时撤消，让全国忧心忡忡的华人，终於松了一口气。但有关的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当局认定为首的学生应受开除学籍的惩罚，再度引起学生家长的不安，社会公众的忧虑。

在被开除学籍的六十八名（黑名单是七十五名，有七名自动退学）中，《升旗山下》的作者征雁（陈达人）即为其中一人。他原是该中学副总学长，当正总学长被政府逮捕後，他便顶上作为代总学长，而同学准备罢课时，他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前台，成为这次学潮的学生领袖之一。在学潮被平息，当局采取“秋后算帐”开除七十五名学生学籍，他当然不能幸免，只好又像当初来时带着坏学生《品行丁等》的记号那样，在国内被剥夺上学权利，飘泊到新加坡去。

二

《升旗山下》是作者征雁被赶出杭州，甚至可说是整个马来亚半岛的学府，之後相隔了八年而动笔写作的一篇中篇小说。此时，他已从新加坡的一间高等学府毕业，而且辗转修习了影艺专业课程。当时的征雁已是一个马华文坛颇负声誉的青年作家。

征雁在修订《升旗山下》後，即在2004年2月间接

受报章记者访问，曾追忆了过去那段学运的历史，并谈到他写作《升旗山下》的动机与始末。他有两点毫无犹豫的说明：一是：当时学生的罢课行动，目的不是反殖，也不在反政府，纯粹是因校方我行我素的行径，可能有损华校前途而引起。其二：他说：“我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历史。创作主线还是一则恋爱故事。”

的确，《升旗山下》是一则爱情故事。《升旗山下》有自传的色彩，也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恋爱故事。

《升旗山下》的故事，写了“我”因为“个性叛逆”，在作文中对华文老师“可能语多得罪”而受到“恶待”，加上他不很尊敬校长，曾在同学面前顶撞他。初中毕业时，品性一栏列了等。评语：“出言不逊，目无尊长”。在几乎被断了升学前途的彷徨下，远离家乡，跑到槟岛受到该中学收留在“高中预备班”继续升学。学业成绩与课外活动，尤其华文比赛，以及文艺写作，投稿报刊与校园杂志，让他成了学生领袖与知名的文艺青年。

念高二时，他搬迁了居处，在升旗山下的一间排屋租房居住，“白天在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从事出版和戏剧活动；课后，回到了寓所，有很清幽的环境让我读书和写作。”“生活过得很写意”。但不久之后，原本也住着几个华校学生的隔壁屋，却搬来了某女中的一个学生。这个芳邻是运动员，从篮球到田径都

有过辉煌记录。她的性格极为豪迈，有时在行动上甚至近乎粗野。但她也有少女的白傲与矜持，不是当下的辣妹。

“我”是一个很酷的青年，加上在校国内外“有点小名气”，非常自负。特别“曾经有几次我听过她在厅子里纵情叫嚷，也看过她跟同住男生嬉戏追逐”。

因此，彼此碰过不少次面，但始终没交谈过一句话。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异性的必然规律。

他们绝不可能同处一个小天地，而能长久形同陌路人。

《升旗山下》是采用第一人称的书写方式，“我”当然可以适宜而尽情地刻划内心的活动，描绘看人观物情景的种种品味，但对其他的人物，则只靠行动言语与外表来雕塑其形。两者的书写如何避免相形见绌，或失却比匹，这正是创作的严峻考验。

征雁非常细腻地剖白了“我”内心的缱念，由“没有好感”到发现她是“动中俏，静中美的女性”，而陷于暗恋。进而知道她有相好的，经常出双人对的护花使者，妒嫉而患失，神不守舍。以至狭路相遇，第一次近身交谈，而倏几经接触，一起散步，废屋避雨，发病获得关切等种种人为与老天作美的情节，让

“我”一步步地深陷在爱的温情，但却因为君子不夺人所好的道义理念，也使他面对矛盾的煎熬，抑制、自责，最后在学潮的澎湃冲击下，毅然而无奈地各走一方，让一份油然无以抗拒发展起来的爱恋情怀，落得叫人永予嗟叹的地步。

狂雁在写“我”不太理会的惊艳，而後忙于搞学运与情爱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无反顾，一方面自私地发展一份“严格地分析起来是不很高尚的”爱恋，写得非常深切细致，在淡淡冷静的笔端下，游动着热切的真情，而与其仗义的坦诚，所交织成的矛盾与痛苦，在在散发着撼人心弦的力道。

三

《升旗山下》描写“我”（度山）与云倩爱恋的过程，情节自然，境界特别优美，诸如他们的狭路相遇：

“有风的傍晚，我抱着房东的小女儿珍妮，在附近的黄土路散步。云倩正悠闲地朝着我们走来，当我瞥见她时，又振奋又情怯，想回避也无退路了，我想，既然非碰不可，那麼就碰上去吧！于是我先松动了脸上的肌肉，为的是让我这严肃的“文化脸”，有所准备，可以摆出一副“亲善的

笑颜”。当她步近时，我为了不使自己讨个没趣，便很细心的观察她是否有意停下来打招呼？还好，她先送来了“亲善的笑颜”，我也把脚步停住了。她开始逗弄抱在我怀里的珍妮，跟她说了几句孩子话，而后，将甜美的笑容朝着我说：“这孩子真可爱！”

我哑了一声，有点慌。

蓦地，她把朱唇凑过来，在珍妮脸颊上轻吻一下。然後，一声拜拜，走了。”

他还写道：“我对珍妮这小鬼，多少有了些嫉妒。但我是衷心感激她的。要是珍妮不在场，我想这场插曲可能就演不成了”。

征雁以行动，突显了云倩的可爱——“态度是那么轻盈，作风是那么爽朗”。

有一天，云倩代他收下一批稿件，上门来转交，简单的几句话，则进一步写出了她也像他一样，在背後打探他的背景。从而显示度山已不是在单相思与暗恋，其实云倩也对他有了好感与倾心了。若不，她当然无必要在暗中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是《赤道风》的编辑，并对他膺任全校的副总学长，心怀崇敬。

这之後，又一起去观赏马戏团演出，途中交谈，获悉她的男朋友许兄因家庭问题，退学返乡，料理父亲杂货店。而在散场时，因她步下看台，不小心差点踏空，“整个身子倾斜到我的肩膀上来，我也不由自

主连忙拉住她的手臂。只是这么一挂，我的心田好像爬上了一群蚂蚁。”

这是一对怀春青年的“肉体”接触。这已进一步使他们“解脱”了种种的犹豫不决，自负与矜持，一步步走向爱侣的境界。

爱情进展的情节，既叫人牵挂，又天衣无缝。云倩在老王的鼓励下，参与了他们的文娛活动，排演戏剧，也参与了他们的诗歌朗诵。当他们一夥在升旗山半山的别墅安排话剧角色人选，以及其他一些“集体活动”後，云倩与度山的夜谈，自述了自己的身世，以及她与许兄（国兴）两小无猜的关系。入夜，更由睡房里取出一条被单到大厅来，走到沙发时，她半俯着身子盯着我。

“度山，度山！”她轻声地唤着。

她把手中握着的東西放在我的胸上。我睜了睜，是条薄薄的棉被。

“我不冷呀！”物轻情义重。我如获至宝地说。

“这山地雾气很重，你们又不关窗，你看，风很凉。”语气中带着几许关切。我确实有点受宠若惊。

“那麼，你呢？”

“我有寒衣！”她挺起身子准备走了。

“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晚安！”她眨眨在那昏黯中依然闪烁着光芒的

晕倒，走了。

.....

接着下来，度山忙着学校的事，病倒。云倩来探病，为他去抓药，给他服药，帮他换衫衣.....，一步步地写出了他们之间互相体惜的情份，将他们的恋情推向更深的境界。更有一夜，那是云倩到日落洞同学家排戏後，度山陪她回家，那郁闷的天气，终于发作，闪电连连，狂风猛吹助威，风掠过，雨就下了。他们无法冒雨走下去，跑到路边红毛丹园的一座古屋避雨，老天错误的安排，让他们再一次有了身体的接触。古屋无人居住，他们站在屋檐下躲雨，云倩因感冒感觉很冷，当冷风掠过，甚至在发抖。她接受度山劝告，用力磨擦双掌取暖，忽然有老鼠在脚下跑过，噉噉的响声，叫她整个人跳了起来，连忙扑到度山的身上。度山把云倩抱住了。并安慰她：“别怕，可能是老鼠！”

“少女的羞涩与矜持，在这一刹那间反应得非常快速。.....她轻轻地想推开我，但我的双手还紧紧的抱住她的背部。”

当度山在情感激动，“呼吸十分急促，像是跑完两百米的竞赛，需要喘几口气似的”时，义气与道德观念也快速的使他从迷糊的情境中惊醒过来，而“把双手松了，但就在这时候，云倩却把头俯靠到我的肩膀上来。”进而，让他们互诉了彼此堕入爱河中的自

我挣扎；彼此清楚意识到倾慕的情愫，都带着一份沉沉的属于背叛的罪疚，但又抑制不了青春情爱的涌动翻滾。

他们彼此呈露了内心的深情爱意，同时也诉说了理性意识的自我斗争，爱得热烈，就益加痛苦。

征雁在写度山与云倩的爱情，情节一步一步推进，人物内心的描写，真是入木三分，深刻动人，使人无法不掩卷喟叹。

他们相爱到火热的时候，却因为大义与道义的省思，一方惊醒，“我原本不应该踏进你的生活圈子来，”另一方痛恨“我们相识在不对的时间与空间”。

他们错误的爱情，终于因时代观念与种种良思反复冲击，以及学潮演变的客观制约下，而留下痛苦作为终结。

四

《升旗山下》书写的是一则三角恋爱的故事。原本的一个主角，并未出场，因此，三角也就变成了两角，问题是，这两个主角，在相亲相爱，热情澎湃之际，都记得有一个主角在，而他们，都因此而自制——“悬崖勒马”。度山、云倩，年当青春，有恋爱有激情。但他们，都有义，大义，道义，这是《升旗山下

》所写的爱情故事的第一个特点，这也充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与伦理意识。

征雁写爱情故事，既不煽情，也没有激情，他很冷，文字没有显著情感色彩。他可能深悉冷静写火热的事件与情感，换句话说，就是热题冷写，那掩挽与撼动情感的力量，更加持续。当度山与云倩在风雨大作之夜，在归途中不得不躲进路边红毛丹园的屋檐下避雨，相拥而处于“相濡以沫”处境下，当度山“顺手把她的下巴轻轻地扳高，我才吃惊的发觉到，她哭了！”然而，就“仅此而已”，接着看到的只是，“我见过云倩嬉游时欢笑的面庞，也见过她独自沉思的神态，但在我们结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抽咽着鼻孔，眼角泛着泪光，喉头在饮泣着。

这情景，使我的心沉甸了下来。

“云倩，我很抱歉！”我掏出了手巾，将她脸上的泪珠轻轻抹掉，“我原本就不应该踏进入你的生活圈子来。”

“命运真的在折磨我，我不明白杭城地方这么大，你却偏偏住到我的隔壁来！”云倩涕泣着说，那挫折的容颜益显得凄楚无助。

“就算是老天错误的安排吧！但是……”，我应该说出压积在心中已久的痛楚，“但是，我所以会自己难受，就是因为了解你的处境，我极不想干扰你的感情……”

“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下去！”我的话终于被她打断了。

而这一点，当然与征雁本人有关。他冷静，不是喜欢抢着说话表态，但精于思考，脸上少见笑容，却善於说笑话的人。他自道是内向的人，但正确的说，他是标准的酷。

那年的罢课学潮，带予槟岛社会的惊慌，以致传染到整个马来半岛的紧张，在作为当时学生领袖之一的征雁笔下，也没有激荡人心的图景，虽然，当学生被驱散之後，留下的景象是劫後使人心酸的那样，但这在《升旗山下》里出现的情景，却是……

“……校园内出现全副武装的镇暴队。听说这是刚成立的一支部队，他们原本是从太平调往亚罗士打，在半途接到消息说槟岛有学生大规模作乱，于是马上渡过檳威海峡，赶到现场来。

他们来到大草场时，便如临大敌，即刻戴上象鼻式的防毒面罩，然後向内移动，在礼堂外排成一列，枪口对准礼堂。当时我还在台上讲话，一位教育局官员带着警长登上台来，抢去了我的麦克风，即刻向大会宣布，政府已引用法令关闭学校廿一天，警长也下令所有同学，在五分钟内解散，不然将采取行动。说罢，退下台去，把音响电线拉断，人还没有走出礼堂，催泪弹就乒乒乓乓地射进来。

“我在台上望下去，礼堂内在阵阵爆炸的声响後

，正弥漫着浓烟。所有同学分不清什么是炸弹，什么是手榴弹，什么是催泪弹，都涌向讲台两旁大门逃窜……

“而我们这几个留在台上的，已经前无去路，如果冲下台去，肯定跟镇暴队员碰个正着。这时只好往讲台后的窗口，纷纷跳出。这离地八九尺高的窗口，平时我们是不敢跳的，在遇难时，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升旗山下》的第二特点是书写爱情与学潮，在意的更多是在升旗山下酝酿学潮的同时，发生的一则爱情故事。这里的爱情只见情极的优美，以及大义、伦理、道德与个人情爱矛盾的挣扎，从而显现出人的良知的珍贵。她也许会叫人联想到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学中的革命与爱情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前者的激越与悲观，营造的可是另一种境界。

《升旗山下》的第三特点，我要说的是，她在配合故事情节发展，在环境——也即现场景致的描写，连串起来，可说是棋岛的一首洋溢情致的颂歌。

“于是，我来了。棋城，这美丽的海岛，我终于怀着满腔热烈投入了她的怀抱。”

“我在升旗山下一排陈旧的寓所中租个房间。这儿环境还算清静，屋前有一块空地，两边都环绕着椰林和红毛丹树，而那著名的更逸淡河，就在我们屋旁缓缓流过。”

而後，当度山与云倩交往後，开始借机鼓励云倩参加他们在搞的文娱活动时，我们熟悉的热带风雨欲来那“沙沙雨声由远而近地迫了过来。……这时，四下里都沉寂了，只见升旗山上疏疏落落的灯火，在风雨中明明灭灭，似有似无。”这象征了度山与云倩之间缘份情意，一开始就似乎看到了後果。

“四空，这丹戎武雅最美丽的风景区。……

“这热带的海岸线曲折而多彩，辽阔洁白的沙滩上处处点缀着多姿的巨石。那小巧玲珑的吃风楼伏架在岩石上，碧绿的海波倒映着长青的灌木，它留给游客的印象是幽雅而迷人的。”

度山与云倩与老王一起出游，在海滨游泳取乐，并在半山聚会。当然，眼前的景物，都是美，而且景致也预示了未来的想望。

“这半山夜色是格外吸引人的。背山与前坡尽环绕着热带雨林，夜鸟的鸣叫，杂着虫蛙声响在夜空中浮荡。极目远眺，槟威海峡朦胧地隐伏在夜雾中。居高临下，这东方花园的万家灯火，像珠宝会集，夺目辉煌。偶而有风吹过，这如画一般的美景又添增了诗一般的情调。”

诗一般的情调，既是俯瞰下槟岛的夜景，也是度山与云倩心灵里层层滚动的私情。

而後，“掠过山林的晚风，带着几分寒意，薄纱似的夜雾，披在山腰的树梢头，那夺目的市中灯火，

色彩也转淡了。（因为，云倩提起了她的两小无猜的男朋友国兴，当然即使是珠宝会聚的灯火，也会转淡了。）

当美丽爱情的进展，已潜伏的危机，陆续浮现之后，槟岛的景致，也进入……

“夕阳早已落人升旗山後头，云雾从半山腰披到山峰上。我的心，随着夜色的降临又陷入了一片迷茫中。”

爱侣因假期分离各自返乡之後，“再次渡过槟威海峡时，……荡漾的碧波，抒发着海的温煦，雄伟的升旗山，披伏着一层多变的云雾”。槟岛的升旗山又恢复了它的迷人，诱你靠近的魅力。不过，不久，“半岛迎来了东北季季风。”

“但大地在炎阳的普照下，（槟岛）蒸发着一股热流。天空中不时在骤然间云层密布，但总是空雷不雨。日夜的气象像是暴风雨欲来的前夕，显得非常沉闷。”这显然是在暗示美丽的爱情的发展，同时更明喻着学潮趋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发也不能了。

躲路边的古屋避风雨，“红毛丹园的树枝在夜空中摇曳着，风老是在屋边周旋。雨点从檐外飘下，洒在这破落的砖墙，也侵袭着我们的身躯。”

“风又从檐外掠了下来，雨是比较小了。这周围，除了潺潺的雨声外，显得格外沉静。马达声也疏落了。在这境域中，世间仿佛变成空白，再也没有别的

.....”

当学潮被镇压了，青岛的“夕阳倚偎着晚霞，像洒了气似的挂在升旗山上。亚逸淡路上行人和车辆，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带着好奇的眼色在追寻，在探讨他们所不太了解的事。”

云倩与老王为度山送别，“平静的莱威海峡，在渡轮驶过之处翻起了几道白浪。”

几道白浪，那还要说嘛！它都已向东流去。“一切的成败得失，所有的公义私情，都将随之而消失无踪”，这是度山的感喟，但它难道不是历史宿命吗？

五

莱威的景致，在《升旗山下》中，既是时序的自然进展，又衬托了一则爱情的演变，但《升旗山下》书写的內容，却是非常的沉重，它既是带着沉重的时代“压力”，也流露出了作者或是故事中主角的伦理包袱。

征雁在描绘度山和云倩间发生的爱情故事，虽然可说是纯粹在写小说，换句话说，不是在写历史与其人物。然而，由始至终，我们却一直感受到，理义的伦理观念，时时刻刻都涵盖了度山的思维，以及自律，自持与言语举止的自约。与此同时，又不时觉察到客

观现实的压抑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及紧张忧患，而呈现出时代的深刻的烙印。

度山作为青年学生领袖，以及他与云倩之间发生的一段爱情，这个人物，可说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一类青年的形象。一个年轻人血气方刚，前途光芒；他有理想，他有爱情，但同时更关切他生存的社会，现实与族群的遭遇，他的共识明确与强烈。正因为这点，他由个人的书房走出来，走到生活与问题的面前，抛开个人的得失，包括自身的儿女私情，因义而没有反顾，开迈步伐，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先声，从而敲破了黑夜的一些勾当，更唤醒许多人的迷梦。

《升旗山下》所刻划与反映的爱情，不但令人柔肠荡气，而且也突出了时代的义气与时代的情操。

26, 11, 2003



後记



这个中篇之所以要重修再印行，我在报章的访问中已有交代，不再赘言。

现代的本地青年由於环境使然，较少涉猎文学著作，尤其是马华文艺。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重新修订，这旧梦的重温，旧调的重弹，或许是对现代的年轻人唱“孤岛天堂”，相信难得会有和音。但因“寂寞来时路遥远”，这途中的点点滴滴，依然常在心头，因为有了感情，所以明知不可而为之。

虽然没有多大意义，却也劳驾了好多朋友。

英迪学院院长陈友信写了序文，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将此重修的小说拿到《枫桦棋威》重新连载，并为文介绍，我的莫逆之交，前南大政治学会主席，概

城文化界闻人陈炳光，也是当年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因为曾亲身体历，他的敌忾的笔触，洋溢在序文中，他的难熄的怒火，使得我这经已冷却无波的心井，也掀起了阵阵的涟漪。

也是被开除的学生领袖陈源松在阅读过校对本後，对作者处理这篇小说的立场与行文造句，都很细心，很诚恳地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都乐于接纳。

经营汽车银业生意的青年画家陈福财，很有才气，过去二三十年的社团活动中，我多次采用他的画作，最近因为汽车的价格起落不定，他忙于工作，我请他设计封面，他从去年画到今年，千呼万唤始出来，我喜欢他画作的创意与风格，但把作者那副有点像非洲土皇帝的肖像画在封面上，不是我的本意，应该在此说明，以免读者以为我“好脸”。

老牌文艺评论家陈雪风词锋犀利，笔扫千军，我请他写篇评论，他却多言其利，少谈其弊，可能是多年老朋友的关系，所以网开三面，让我逃过一劫。

我的陈年旧作，因为生活颠簸，几度漂泊迁徙，所以都没有留下，作家马汉知道我要找回《升旗山下》的初版本，特地到南方学院去影印出来，而我在星洲育英的老同学张美赠也将我的几本旧作寄来给我。两位的盛情，待我有作南马之行时，必得找他们喝两杯，以表谢忱。

我的小舅冯万顺，从小就从新加坡进来与我一起

从事出版印刷的工作。转眼卅载於兹，对这行业堪称能手一个。这次在百忙中自告奋勇地承担再版本的打字、编排与设计工作，热忱与关怀洋溢于表。

家姐达真，内人爱嫫，看我在“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鼓励我多写作，多出书；而我的儿女其圣，玲玲，其贤也很关怀我的写作生活，二女子洁更积极地敦促此书的再版。外甥杨肃尚乐於将此书交由泛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盛意隆情，深以为感。

英国诗人勃朗宁有首诗：“与我同入老境，人生喜乐无边，晚时境遇如何？只看当年耕耘！”我虽然碌碌无为，到老来清风两袖，寒士一介。还好了解“日斜时，茫茫据此一顷刻。”的道理，所以寄情笔墨，流连山水，常写些短文打发日子。将旧作拿来修修改改，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28.02.2004 于巴生)

升旗山下

征雁 著



泛马出版有限公司



泛马出版有限公司 (4844-T)

PAN MALAYAN PUBLISHING CO. SDN. BHD.

Wisma Yeh Tiong Tee, 72C, Jalan Sungai Besi, 57100 Kuala Lumpur.
Tel: 03-92218377 Fax: 03-92214333 E-mail: panmalayan@wisamayt.com

ISBN 967-922-113-X



9 789679 221138

中篇小说集

升旗山下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09 月 24 日